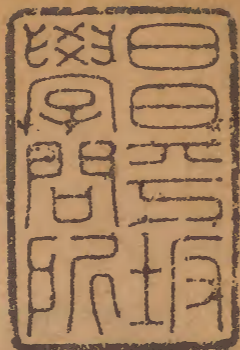


史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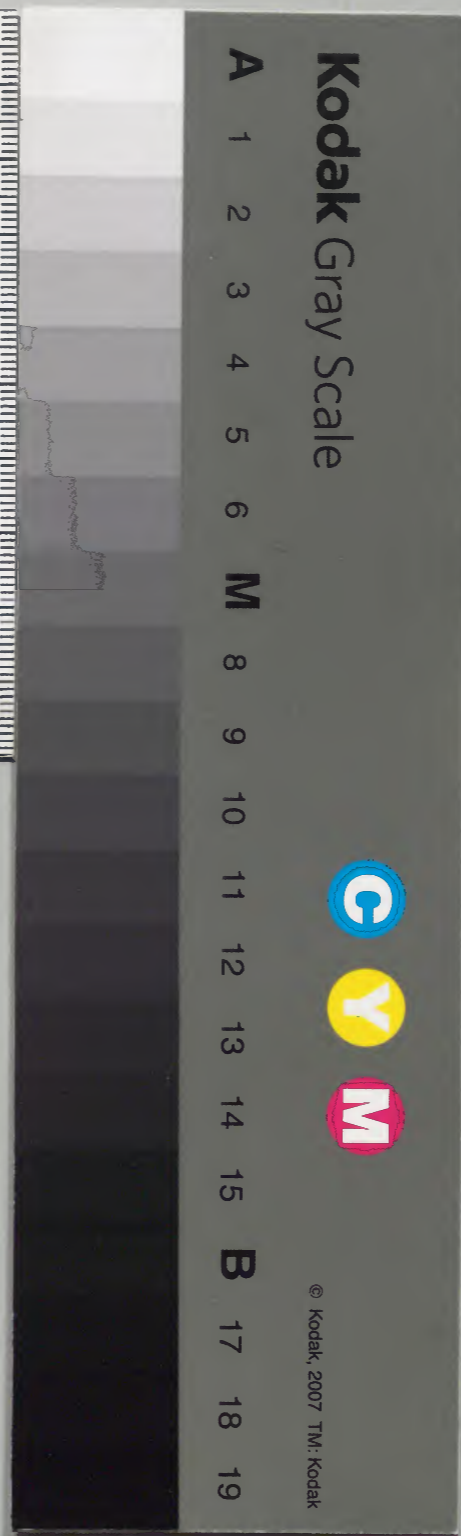
二百六十九之七十



漢書門			
類	號	函	冊
二	二	四	一六〇

內閣文庫			
漢	書	類	號
二	二	二	二〇
二	二	二	二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21	
冊數	160 (134)		
函號	290	140	



史緯卷二百六十九

宋史五十二

列傳

袁燾

袁燾字叔鄴

縣人登進士第

調江陰尉浙西大饑常平使

羅點屬之

賑恤燾命每保畫一圖

田疇山水道路悉載之而

以居民分

佈其田民

數治業悉書之合保為都

合鄉為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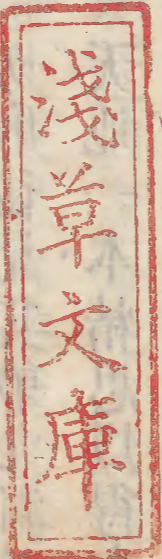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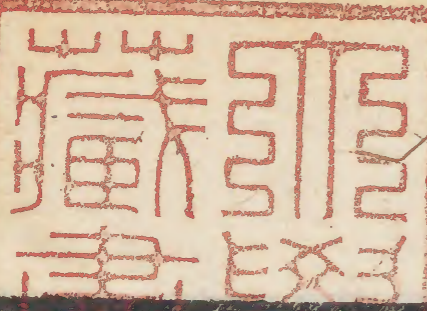
徵發爭訟追胥按圖立決以此為荒政首寧宗即

位為都官郎

言陛下即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集而竊威

權者從旁

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顯言其姦龜年斥



逐以死權臣遂根據幾危社稷陛下追思龜年嘗臨朝太息曰斯人若在必大用之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今正人端士不乏願陛下常存此心樂聞剴切崇獎朴直一龜年雖沒衆龜年繼進天下何憂不治臣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聖訓俞之曰問則明朝士聞者莫不稱善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默猶昔也臣竊惑焉夫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闇明則輝光旁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懵然不辨矣除禮部侍郎史彌遠主和熒力爭之罷提舉鴻慶宮起知温州卒熒初入太學陸九齡爲學錄以道義相切磨後見其弟九淵發明本心之指遂師事焉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

少年

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稱之曰潔齋先生賜謚正獻子甫字廣微進士第一遷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奏剛之一字最切於陛下陛下徒慕漢宣厲精爲治之名乃墮元帝柔弱不振之失元帝果斷不用於斥邪佞反用於逐賢人此不識剛德之真也所謂真剛者當爲之事必行不當爲者則斷在勿行宰相鄭清之以國用不足履畝使輸券甫言其避貴虐賤有力者頑未應令而追呼迫促破家蕩產悲痛無聊者大抵皆中下之戶帝問近事甫奏惟履畝事人心最不悅嘗讀資治通鑑至漢高祖入關辭秦民牛酒因言今日無以予人反橫科之其心喜乎怒乎本朝立國以仁陛下以爲

此舉仁乎否乎帝爲惻然史嵩之帥江西力主和議甫奏臣
與嵩之居同里未嘗相知而嵩之父彌忠則與臣有故嵩之
主和彌忠每戒其輕易今朝廷甘用父子異心之人臣謂不
特嵩之之易於主和抑朝廷亦未免易於用人也不報授起
居郎嵩之移京湖沿江制置使知鄂州甫言嵩之輕脫難信
去年嵩之在淮西王楫由敵中而來北軍誦之今又併湖南
付之臣恐其復以誤淮西者誤湖南留中甫遂引疾從臣合
奏留之遷兵部侍郎奏江潮暴涌旱魃爲虐楮幣蝕其心腹
大敵剝其四支危亡之禍近在旦夕乞秉一德塞邪徑岳珂
以知兵財名甫奏珂總餉二十年焚林竭澤出珂外補權兵

部尙書兼吏部尙書卒謚正肅嘗謂學者當以自得爲貴觀
草木之發生聽禽鳥之和鳴與我心契其樂無涯云

游仲鴻

游仲鴻字子正果州人第進士知中江縣紹熙四年赴名樞
密趙汝愚訪以蜀中利病欲親出經畧西事仲鴻曰宥密之
地幹旋爲易公獨不聞呂申公經畧西事當在朝廷之語乎
汝愚悟而止韓侂胄居中用事汝愚迹已危以淮東西總賦
積弊奏遣仲鴻覈實仲鴻曰丞相之勢已孤不憂此而顧憂
彼耶改監登門鼓院以行會侍講朱熹以論事去國仲鴻上
疏曰陛下宅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近日宰相留正之

去去之不以禮諫官黃度之法去之不以正侍臣朱熹之去復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諫臣講官而能自爲聰明者也。願亟還熹毋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監察御史胡紘希侂冑意誣汝愚久蓄邪心。朝士中有推其宗派以爲正統所在者。蓋指仲鴻也。初紘欲直書仲鴻名同臺。張孝伯曰書其名則竄之矣。凡阿附宰相本冀官爵。此人沉埋六院。且二年。心迹可察。乃不書其名。汝愚罷相。仲鴻知洋州。擢利路轉運判官。數忤宣撫副使吳曦。曦言仲鴻老病。命易他部。曦叛。幕官薛紱訪仲鴻於果州。仲鴻誓以死。宣撫使程松棄師。遁。仲鴻以書勸成都帥楊輔討賊。輔不能用。松至果。仲鴻謂紱

曰。宣威肯留吾以積奉二萬緡犒兵。護宣威之成。松不顧而去。總賦劉崇之繼至。仲鴻以告松。松者告之。崇之竟不聽。曦誅除提點利路刑獄。致仕。卒。年七十八。謚曰忠。

王介

王介字元石。金華人。登進士第。除國子祭酒。歲旱。詔百官指陳闕失。時宰相史彌遠以母喪起復。介歷論時政。推本洪範。僭恒暘若之證。言羅日愿爲變。是下人謀上也。修好增幣。而金人猶觖望。是夷人亂華也。內批數出。是左右干政也。諫官無故出省。是小人間君子也。皆謂之僭。一僭已足以致天變。而况兼有之哉。漢法天地降災。策免丞相。乞令彌遠終喪。擇

公正無私者置左右安石惠卿京檜王呂蔡秦之覆轍可以爲戒權中書舍人張允濟以閤職爲州鈐介謂此小事而用權臣例破祖宗制不可封還詞頭丞相語介曰此中宮意介曰宰相而逢官禁意向給舍而奉宰相風旨朝廷紀綱掃地矣乞歸不許許奕以言事去國介言陛下更化三年而言事官去者五人倪思傅伯成旣去蔡幼學鄒應龍相繼而出今許奕復去矣此五臣者四爲給事一爲諫大夫兩年之間盡聽其去或謂此皆宰相意臣恐陛下將成孤立之勢乞補外知嘉興府卒謚忠簡

宋德之

宋德之字正仲蜀州人應舉擢第一遷武學博士論八陣之象本乎八卦皆動物也奇正之變往來相生而不窮知此可致勝時赤青見太陰犯權星內北門鳩尾災延及三省六部詔求言德之奏離爲火爲日爲甲冑坎爲水爲月爲盜爲隱伏故火失其性赤氣見憂在甲兵水失其性太陰失度憂在隱伏因疏七事知閬州擢本路提點刑獄制帥安丙奏德之不俟代者之來徑用觀察使印領事詔降一官名爲兵部郎官朝論有疑安丙意丞相史彌遠以問德之德之曰蜀無安丙朝廷無蜀矣丙有大功實不敢以私嫌廢公議彌遠不悅遂罷之安丙深德之謂人曰丙不知正仲正仲知丙丙負

正仲。正仲不負丙。請昏於德之不許。論者益稱其賢。起知眉州。卒。德之大父耕性剛介。一朝棄官去。莫知所終。從父廉語德之曰。吾昔至臨安府。有人言蜀有宋宣教者。過浙江而去。吾適越求之。則入四明矣。德之渡浙江。尋訪至雪竇。有蜀僧言。聞諸耆老云。山後爛平山有三居士焉。其一宋宣教也。德之躋攀至爛平。惟見丹竈祠之而歸。

楊大全

楊大全字渾甫。青神人。第進士。監登聞鼓院。光宗以疾久不省。重華宮太學生汪安人等上書。而龔日章等以投匭為緩。必欲伏闕。大全謂院以登聞名。實明目達聰之地。今乃使人

視為具文。吾何顏以尸此職。力請過宮。不報。大全復上疏曰。人臣志於憂君者。不畏義死。不榮幸生。不憂以言獲罪。而憂言不聽。從自古諫之不效。其大者身膏斧鑕。其次者流竄荒裔。其小者猶罷免終身。未有若今日不勉於聽從。亦不加以黜逐。徒餌之以無所譴呵之恩。使皆饗富貴甘豢養。以消磨其風節。平居皆貪祿懷姦之士。則臨難必無伏節死義之人。陛下自夏秋以來。執政從官之死者。皆不信卒之果然乎。不然乎。建康趙濟死。武興吳挺死。今尚不以爲然。則事有幾微於朕兆者。可諫陛下乎。萬一變起蕭牆。禍生肘腋。陛下必將不信而坐受其危亡矣。盜滿山東。而高斯弄權。二世不知也。

明明已死
亦不信亦
前事

蠻寇成都而國忠奏捷明皇不知也此猶左右聾瞽耳今在朝之士瀝忠以告而陛下不聽是陛下自壅蔽其聰明也外間傳聞以為壽皇將幸越幸吳興此愛陛下之深欲泯其迹也陛下當亟圖所以解壽皇之憂疏入又不報寧宗即位遷司農寺丞除知金州道卒

辛棄疾

辛棄疾字幼安歷城人與党懷英同師蔡伯堅號辛党始筮仕決以著懷英遇坎因留事金棄疾得離遂決意南歸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耿京聚兵山東稱天平節度使棄疾為掌書記勸京南向紹興三十二年京令棄疾奉表歸宋授承

人

務郎以節使印告名京會張安國殺京降金棄疾還至海州與眾謀曰我緣主帥來歸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統制王世隆及忠義人馬全福等徑趨金營安國方與金將酣飲即眾中縛之金人追之不及獻俘行在斬安國于市知潭州兼湖南安撫盜起湖湘棄疾討平之奏曰比年李全賴文政陳子明李峒相繼竊發皆一呼嘯聚千百殺掠吏民至煩大兵翦滅良由田野之民郡以聚斂害之縣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并害之盜賊以剽奪害之民不為盜去將安之夫民為國本而貪吏迫使為盜今年勦除明年剗盪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損則折望陛下深思致盜之由講求弭

盜之術無徒恃平盜之兵申飭州縣以惠養元元為意有違
法貪冒者使諸司糾劾無徒按舉小吏以應故事自為文過
之地棄疾以湖南控帶二廣與溪峒蠻獠接連風俗頑悍武
備空虛奏曰軍政之敝統率不一差出占破畧無已時軍人
則利於優閑窠坐奔走公門苟圖衣食以故教閱廢弛逃亡
者不追冒名者不舉平居則姦民無所忌憚緩急則卒伍不
堪征行至調大軍千里討捕勝負未決傷威損重乞依廣東
摧鋒荆南神勁福建左翼例別剗一軍以湖南飛虎為名止
撥屬二牙密院專聽帥臣節制調度庶使夷獠知有軍威望
風懾服詔委以規畫迺度馬殷營壘故基起蓋砦柵招步軍

高麗班師
金牌也
何不藏之

千人馬軍五百人僉人在外戰馬鐵甲皆備於廣西買馬
五百匹費鉅萬計棄疾善幹旋事立辨議者以為言降御前
金字牌俾日下住罷棄疾受而藏之出責監辨者期一月營
柵成違者坐以軍法既成開陳本末繪圖繳進上遂釋然所
司言秋霖有妨造瓦問須瓦幾何曰二十萬棄疾曰勿憂令
民家取溝甃瓦二不二日皆具軍成雄鎮一方為江上諸軍
之寇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江右大饑盡出官錢銀器名官
吏商民各舉有幹實者量借錢物俾領運糴不取子錢期終
月至城下發糶於是連檣而至其直遂減知福州兼福建安
撫使歎曰福州前枕大海為賊之淵上四郡民頑獷易亂帥

府空竭急緩奈何乃務爲鎮靜未期歲積鏹至五十萬緡勝
日備安庫出中土狹人稠歲儉則糶於廣會歲連稔宗室及
軍人入倉請米出卽糶之價既賤棄疾以備安錢糶二萬石
又欲造萬人鎧甲招強壯補軍額中嚴訓練則盜賊可以無
虞臺臣王蘭劾其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旦夕望端坐闈
王殿遂丐祠歸起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進樞密都承旨
卒棄疾跋紹興間詔書曰使此詔出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
讐之大恥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
詔與讐敵俱存也悲夫嘗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爲先北方
之人養生之具不求於人是以無甚富甚貧之家南方多未

作以病農而兼并之患興貧富斯不侔矣故以稼名軒與朱
熹游武夷山賦九曲擢歌熹書克已復禮夙興夜寐題其二
齋熹歿僞學禁方嚴門生故舊無送葬者棄疾爲文往哭之
雅善長短句悲壯激烈有稼軒集謝枋得宿棄疾墓旁僧舍
有大聲疾呼于堂上枋得秉燭作文祭之文成而聲息枋得
請于朝贈少師謚忠敏

幼安異人也

陳敏

陳敏石城人金主亮來攻京湖招討使成閔以敏爲馬司統
制敏說閔曰金人精騎悉在江淮汴都必無守備若由陳蔡
徑擣大梁潰其腹心此救江淮之術也不聽從閔駐廣陵時

策何嘗不
善但朝廷
多牽制將
卽無權略

總不必說
可也

金兵尚未渡淮，敏說閔邀其歸師，復不聽。遂移疾歸。孝宗卽位，張浚宣撫江淮，奏敏爲神勁軍統制。李顯忠北伐，浚欲以敏偕行。敏曰：「盛夏興師，非時。且金人重兵皆在大梁，我客彼主，勝負之勢先形矣。」願少緩。浚不聽。顯忠至符離，果失律。敏入泗州，守之。金人議和，改戍高郵。與金人戰射陽湖，敗之。追至沛城，復敗之。乾道四年，北界人時旺據漣水軍，送款稱結約山東十二州豪傑起義，以復中原。上以問敏，敏曰：「旺欲假吾國威以行劫，爾必不能成事。願勿聽。旺果敗，時議欲戍守清河口。敏言：『金兵每出清河，必遣人馬自上流潛渡。今欲必守其地，宜先修楚州城池。蓋楚州爲南北襟喉，彼此必爭。』」

之地長淮二千餘里，河道通北方者五，清、汴、渦、潁、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惟楚州運河耳。北人舟艦自五河而下，將謀渡江，非得楚州運河無緣自達。昔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鑿老鸛河，通戰艦以入大江。南唐遂失兩淮之地。由此言之，楚州實爲兩國司命。願乞留意，乃詔與守臣左祐城楚州。祐卒，移守楚州。北使過者，觀其雉堞堅新，號銀鑄城。

畢再遇

畢再遇，兗州人。開禧二年，下詔北伐，殿帥郭倪招撫山東。京東遣再遇取泗州。再遇請選新刺，敢死軍爲前鋒。倪以八十七人付之，招撫司尅日進兵。金人聞之，閉榷場，塞城門爲備。

再遇曰敵已知吾濟師之日矣兵以奇勝當先一日出其不
意再遇饗士卒激以忠義進兵薄泗州泗有東西兩城再遇
陳戈旗舟楫如欲攻西城者乃以麾下徑趨東城南角先登
殺敵數百金人大潰開北門遁西城猶堅守再遇立大將旗
呼曰大宋畢將軍在此爾等中原遺民可速降於是兩城皆
定郭倪來饗士出刺史牙牌授再遇再遇曰國家河南八十
有一州今下泗城即得刺史繼此何以賞之固辭不受倪調
李汝翼郭倬取宿州遣陳孝慶繼之命再遇以四百八十騎
為先鋒取徐州至虹遇李郭兵褻創問之則曰宿州城下大
水我師不利統制田俊邁已為敵擒矣再遇疾趨靈壁遇孝

好李郭

慶于鳳凰山將班師再遇曰李郭軍潰賊必追躡吾當禦之
金以五千餘騎分兩道來再遇令敢死軍二十人守靈壁北
門自領兵衝敵陣金人見其騎曰畢將軍也遂遁再遇手揮
雙刀絕水追擊殺敵甚眾甲裳盡赤遂北三十里金將有持
雙鐵簡躍馬而前再遇以左刀格其簡右刀斫其脇金將墮
馬死諸軍發靈壁再遇獨留度軍行二十餘里乃焚靈壁諸
將問夜不焚今之何也再遇曰夜則照見虛實晝則烟埃
莫覩彼已敗不敢迫諸軍乃可安行汝輩安知兵易進而難
退邪金兵七萬在楚州城下三千守淮陰糧又載糧三千艘
泊大清河再遇諜知之曰敵眾十倍難以力勝可計破也遣

統領許俊間道趨淮陰夜二鼓銜枚携火潛入敵營伏糧草間五十餘所聞哨聲舉火敵驚擾奔竄生擒烏古倫師勒等二十三人金人自黃狗灘渡淮渦口戍將望風遁濠滁安豐皆破再遇謂諸將曰楚州城堅兵多敵糧草已空所慮獨淮西耳六合最要害彼必并力攻之乃引兵赴六合金人至竹鎮距六合二十五里再遇登城偃旗鼓伏兵南土門列弩手土城上敵方臨濠衆弩俱發開門出戰城上旗幟并舉金人驚遁追擊大敗之金萬戶完顏蒲辣都等以十萬兵圍城數重欲燒垣木決壕水再遇令勁弩射退之紇石烈都統兵復至攻益急城中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人意其

主兵官爭射之須臾天集樓墻如蝟獲二十餘萬紇石烈益增兵環城四面營帳亘三十里再遇令臨門作樂以示閒暇而間出奇兵擊之敵晝夜不得休乃引退再遇料必復來提兵奪城東野新橋出敵之背金人遂遁去追至滁乃旋獲騾馬衣甲旗幟甚衆金圍楚州已三月列屯六十餘里再遇遣將分道撓擊楚圍解兼知揚州淮東安撫使揚州有北軍二千五百人再遇詳分隸建康鎮江軍每隊不過數人使不得爲變更造輕甲長不過膝披不過肘兜鍪亦殺重爲輕馬甲易以皮車牌易以木而設轉軸其下使一人之力可推可擊務便捷不使重遲敢死一軍本烏合亡命再遇能駕馭得其

用和好成乞歸田里不允十年以武信軍節度使致仕卒

安丙

安丙字子文廣安人第進士開禧二年程松爲四川宣撫使開府漢中副使吳曦駐河池曦奏丙爲隨軍轉運司十一月金人攻湫池堡破天水絲西河入成州師潰曦置不問金人肆掠關外四州曦潛遣其客姚淮源通金人曦還興州檄丙還武興十二月金人持詔及金印至且口曦密受之宣言使者欲得四州以和馳書諷松去三年正月曦僭稱蜀王建官稱臣於金以丙爲丞相長史行都省事郎錢鞏之嘗夢曦禱神祠以銀盃爲玃擲之神謂曦曰公何疑後事已分付

安子文矣曦未省神曰安子文有才足辨此曦既稱王丙念徒死無益陽順而陰圖之與楊巨源李好義等誅曦曦僭王凡四十一日丙函曦首級違制法物與金人詔印驛上朝廷韓侂胄初聞變莫知所爲與曦書謂嗣頒茅土之封知鎮江府宇文紹節曰安丙非附逆者必能討賊於是密賜丙帛書未至而露布已聞上下交慶加丙端明殿學士知興州安撫使兼四川宣撫副使恩數視執政如帛書旨也都統孫忠銳失大散關楊巨源請收復丙使巨源斬忠銳父子時方議和丙獨戒飭將士以攻爲守威聲甚著沿邊關隘悉爲金毀丙遺時相書謂西河一匝已修仇池聚糧積芻使軍民可守若

西河可守，成州之境自不敢犯。成州黑谷南谷亦皆頓重兵。天水雖不可守，距天水十里所見，創白還堡，與西和相為犄角。又增堡鷄頭山，以民卒守之。及修黃牛堡，築興趙原屯，千餘人。鳳州秋防原尤為險絕。紹興初，州治于此。宣撫吳玠嘗作家計，若前即馬領堡，正扼鳳州之後，數堡既堅，金人決不敢近。而河池殺金平魚關，皆大軍屯聚。其他徑路雖關之裏，如大安亦陰招民卒，授以器械，為掩擊之備矣。又云見於關表，廣結義士，月給以糧，俾各保田廬墳墓。逮事定，則係之尺籍而勸之耕，庶可經久。以丙所見，直為守計，則精選五萬人，亦為有餘。侂胄誅和議，成金還我大散，隔牙關，丙分遣僚吏。

論是但
而臣而
相其
擊肘無疑

經量洋沔，與元大安民田丞相史彌遠起復，丙移書曰：昔仁宗起復富鄭公文潞公，孝宗起復蔣丞相，皆力辭名教所係。人言可畏，望閣下速辭，成命以息議者之口。并四川制置大使兼知興元府金人遷汴，關輔豪傑歎塞願降者眾，丙以為此正再閱告晉之時，與宰臣書謂當與問罪之師，朝論憂丙輕舉，詔丙益修守備。七年，除同知樞密院事，知潭州、湖廣安撫使，轉運判官章徠劾之，丙乞歸。董居誼帥蜀，大失士心，金人乘之，破赤丹黃牛堡，入武休關，直擣梁澤。至大安，宋師輒潰。十二年，聶子述代之，紅巾賊張福莫簡入利州，殺總領財賦楊九鼎，子述退保劔門，檄知果州安癸仲兼節制軍馬癸。

仲丙之子也賊自閬趨遂寧所過殘滅四川大震張方奏丙
勲望可用魏了翁移書宰執謂安丙不起賊未可平蜀未可
定雖賊亦曰須安相公作宣撫事乃定耳詔起丙為四川宣
撫使丙奏臣不辭老以報國但事不任怨難以圖成恐騰謗
交攻使臣獨抱赤心無從自昔秦使甘茂攻宜陽至質之
以息壤在彼魏使樂羊攻中山至示之以謗書一篋自古及
今謗以疑問而成禍以忌嫉而得况臣已傷弓於既往豈容
不懲沸於方來優詔答之丙至遂寧屯普州之茗山令諸軍
合圍絕賊樵汲之路以困之張威李貴獲張福莫簡自殺俘
餘黨千餘人皆斬之進丙少保賜衣帶鞍馬丙以關表營田

以二十五萬之見錢
欲買四百萬緡之軍
需所爭何止十一此
事之所以難而民之
所以困也

多遺利以便宜起復文瑛幹辦魚關糧料院且以宣撫副使
印假之又遣馮安世即利州置根括局了翁遺丙書謂幕府
舉辟當用經術信厚之士不可用冒喪之人雖今日理財難
拘故常然告絕產首白契許隱田伺富民過失糾鹽酒戶虧
額報怨挾憤招權納賄者必且紛然使公任其怨丙復書曰
關外糴買當用四百萬緡而總所見緡止二十五萬多方措
置非得已而不得已儻皆清流何由辨事蜀士中如令弟嘉
父李成之輩清則清高則高矣其肯辨錢穀俗務乎劉德修
嘗責楊嗣勳不能舉義誅叛嗣勳云德修特未當局耳丙於
華父亦云夏人來乞師合攻金人丙且奏且行分遣將士趨

秦鞏鳳翔師次鞏州夏人以衆二十萬來會約夏兵野戰宋師攻城丙攻鞏城不克師還卒贈少師賜沔州祠額爲英惠廟謚忠定

楊巨源益昌人監興州合江倉吳曦叛巨源陰有討城志結義士三百人游奕軍統領張林力能挽兩石弓隊將朱邦寧勇力過人皆爲曦所忌屢戰有功不加賞林等憾之巨源深相締結并集忠義人朱福陳安傅檜等曦脅安丙爲丞相長史丙稱疾眉士程夢錫見丙丙歎曰世事如此時無豪傑夢錫因道巨源之謀丙以書囑夢錫致之巨源至延之卧所巨

源曰先生乃爲逆賊長史耶丙笑曰目前兵將我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先生之意決乎丙指天誓曰若誅此賊雖死爲忠鬼無何恨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時李好義好問亦結李貴楊君玉李坤辰數十人坤辰邀巨源與好義會巨源大喜議以三月六日邀曦謁廟合勇士刺之好義曰彼出則覲巷從衛且干人事必難濟聞熟食日祭東園圖之此其時也巨源然之好義願一見長史以爲信巨源以告丙明日好義在僞宮見丙揖之內曰鄉與尊父同僚盛聞才畧當以職事相委其謀遂定君玉屬其鄉人白子申擬詔文事寢泄巨源等遂先期舉

事二月乙亥未明好義率其徒入偽官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戶曦欲逸李貴追斬之曦衛兵拒闕聞有詔皆卻巨源好義迎丙宣詔以曦首徇三軍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叅贊軍事丙奏功于朝以巨源第一巨源謂丙曰關外四州爲蜀要害當乘勢復取丙慮軍無見糧巨源自請爲隨軍措置糧運於是分遣李好義復西和州張林復成州劉昌國復階州孫忠銳復大散關詔巨源轉朝奉郎與通判差遣兼宣司叅議官巨源謂人曰詔命獎諭誅叛一字不及巨源疑有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巨源彌不平趙彥呐以誅祿禱得通判巨源曰殺祿禱與通判殺吳曦亦與通判耶

以啓謝丙曰飛矢以下聊城深慕魯仲廷之高誼解印而去彭澤庶幾陶靖節之清風愬功于朝從都統制彭輅乞書遺韓侂胄輅陽許而陰以白丙或言巨源與其徒米福車彥威謀爲亂丙命王喜鞫之福彥威皆抵罪正將陳安復告巨源結死士欲焚沔州治俟丙出殺之丙欲去巨源而未有以發巨源在鳳州用間以檄書遺金都統使自稱宣撫副使而以叅議官印印之金以檄報丙會巨源敗于長橋丙召巨源巨源疑之隨軍撥運馬岳成贊其歸巨源遂還幕府丙命彭輅收之巨源不知以爲謁已語畢輅起巨源送之輅軍挽其裾巨源猶叱之被驅至庭下巨源大呼曰我何罪丙遣人謂之

巨源以此受禍乃自備也

遷恤我後

此其蘇械也
果有明其事者

曰何為詐稱宣撫副使命械送閩州獄巨源曰我一時用間
異時必有為我明其事丙餉以酒肴巨源曰一心無愧死亦
何憾惟有妹未嫁宣撫念之巨源舟抵龍尾灘將校樊世顯
呼於岸巨源知將見殺指岸上地語之曰此好一片葬地世
顯曰安有是舟行數步世顯曰宣叅久渴可進杯酒巨源辭
以不飲又曰荷械已久盍少蘇巨源未及答左右遽取利刀
斷其頭而以自殪聞丙命瘞之巨源死聞者流涕士人張伯
威為文以弔之辭甚悲切李珙投匭獻所作巨源傳為之訟
寃朝廷亦念其功賜廟褒忠贈寶謨閣待制官其二子謚忠
愍

李好義

李好義下邳人為興州正將吳曦以蜀帥好義聞變亟歸與
其兄對哭謀誅之曦遣李貴追殺宣撫程松貴語其徒曰宣
撫朝廷重臣不可殺好義知其忠以所謀告之貴約李彪張
淵陳立劉虎張海等好義又結親衛軍黃術趙亮吳政楊君
玉李坤辰等好義兄弟謀曰今日人皆可為曦皆可為曦
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至期立長
史安丙以主事既而坤辰言丙與楊巨源陰結忠義欲圖曦
好義遂因坤辰與巨源相結巨源以報丙丙大喜曰非統制
李定一之子乎此人既來斷曦之臂矣貴等七十有四人及

士人路良弼王芾期二月晦舉事好義夜饗士受甲拜決家廟。囑妻馬氏曰日出無耗當自爲計死生從此決矣。馬氏叱之曰汝爲朝廷誅賊何以家爲我決不辱李氏門戶。馬氏之母亦曰行矣勉之。汝兄弟生爲壯夫死爲英鬼好義喜曰婦人女子尚不愛性命我輩當如何。衆皆踴躍旣行小將祿禕以十卒來助以黃帛爲號好義誓衆曰入官妄殺人掠財物者死時僞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詔安長史爲宣撫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護衛兵皆棄挺而走遂至殿東角小門入世美近曦寢室曦聞外闕倉皇而起露頂徒跣開寢戶欲遁見貴復止以手捍內戶昔前爭戶戶紐折曦

走貴追及手執其髻舉刃中曦頰曦素有力撲貴仆地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曦負痛縱貴起遂斫其首攜出宮馳告安丙宣詔軍民拜舞歡聲動天地城中市不改肆好義請乘時取關外四州巨源贊之丙大喜好義曰西和乃腹心之地西和下則三州可不戰而復矣願得馬步千人死士二百齋十日糧可濟丙從之忠義響應次獨頭嶺進士王榮仲兄弟率民兵夾擊金人死者蔽路十戰至山岩高堡七日至西和好義率衆攻城親犯矢石金西和節使完顏欽遁好義整衆而入軍民歡迎好義欲乘勝徑取秦隴而宣撫司令守故疆不得侵越好義知西和州卒贈檢校少保謚曰忠壯好義討

曦時惟幼子植留家，迄事人爭冒功賞。君玉欲注植名，好義指心曰：「惟此物不可欺。」曦既誅，好義會於丙所。王喜欲刃好義，丙救解之。及好義守西和，喜遣其黨劉昌國來聽節制。好義與昌國歡飲，達旦心腹暴痛，洞瀉而昌國遁矣。及歛，口鼻爪指皆青黑，士民痛惜。一軍幾變，既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刃刺之，驚怖仆地而死。王喜，曦大將也。誅曦之日，不肯拜詔，遣其徒入宮虜掠姬妾財物，欲殺好義為曦復讐，丙不能制，以便宜知興州。朝廷慮喜為變，移荆鄂都統制死。

趙方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舉進士，知青陽縣。嘗曰：「催科不擾，是催

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京湖帥李大性辟知隨州。州旱蝗，方步禱，一夕大雨，蝗盡死。歲大熟，擢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陽府。金相高琪犯陳光化，隨棗陽、信陽、均州。方夜半呼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真亂人意，吾策決矣。」惟其有提兵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親往襄陽，金人圍棗陽。急方遣孟宗政扈再興援之，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棗陽守趙觀敗金人於城外，再興宗政與觀夾擊，又敗之。棗陽圍解，金將完顏賽不入境，兵號十萬。方部分諸將，金人犯棗陽者，宗政敗之于尚家川，犯隨州者，劉世興敗之于磨子。平相持踰年，無日不戰。金人三面攻棗陽，宗政出東門再與

出南門世興出北門大合戰敗之金人朝攻莫退諸將表裏合謀許國自南山進張威自灤河進世興出城與國會再興出城與威會犄角追擊金人遂潰光化守潘景伯敗金人于趙家橋孟宗德又破之于隨州擒賽不妻弟王醜漢金人遂誅賽不封方長沙男金人復大舉命訛可圍棗陽塹其外繞以土城方以彼空巢穴而來若擣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命國東向唐州再興西向鄧州子范監軍癸後殿宗政在城中日夜鏖戰焚其攻具金人不敢近城再興與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棗陽城堅金頓兵八十餘日其氣已竭二將自唐鄧還師敗金人于城南宗政出夾擊殺其衆三

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貨糧器甲不可勝計方料金人不得志于棗陽必將同時並攻諸城當先發以制之命國宗政向唐再興向鄧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若空其貨糧而已宗政破湖陽縣擒其千戶趙興兒國戰于北陽戮其將李提控再興破高頭城大敗金兵遂薄鄧州金兵至樊城方命再興陣以待之金人三日不敢動遂遁金駙馬阿海犯淮西樞密完顏小驢屯唐州爲後繼方先攻唐州伐其謀使再興擊其西國擊其東再興敗金人于唐城斬小驢圍其城五匝垂下會斬黃陷詔趣方往救方亟命國保鄂再興援淮西再興至斬之靈山伺金人歸而擊之土豪祝

文蔚橫突入陣，金人大敗。國遣張寶將兵來會，李全等兵亦至。金人遂潰，再興追奔六十里，擒其監軍合答。進方徽猷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病革，引再興卧内，勉以協心報國。卒之夕，有大星隕於襄陽，贈太師，謚忠肅。方起自儒生，帥邊十年，以戰為守，合官民兵為一體，制總司為一家，持軍嚴，令諸將飲酒勿醉，當使日日可戰。淮蜀沿邊屢遭金人之禍，而京西一境獨全，嘗問相業於劉清之，清之告以留意人才，故知名士如陳賅、游九功輩皆拔為大吏，諸名將多在其麾下。若扈再興、孟宗政皆起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藩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其沒也，人皆惜之。

賈涉

賈涉，天台人，知盱眙軍，楚州守應純之令淮人沈鐸季先招山東人，鐸招李全先招石珪、楊德廣，號忠義軍。珪害鐸于漣水，會純之罷通判梁丙行守事，欲省其糧，使自潰。珪等率眾度淮，屯南渡門，焚掠幾盡，謂朝廷欲和金人，置我軍何地。涉上書曰：降附踵至而金乃請和，此正用高澄間侯景遺策。恐山東之禍必移於兩淮，金人困於蒙古，所乏惟財。若舉歲幣還之，是以肉啗餒虎，啗盡將及人。至若忠義軍處之北岸，源源而來，不立定額，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須。飢則噬人，飽則用命，勢所必然。授涉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楚州節制本

路京東忠義人兵涉遣傅翼論珪等以逆順禍福自以輕車
抵山陽珪等郊迎伏地請死誓以自新金太子及僕散萬忠
數十萬大入涉遣陳孝忠向滁州石珪向濠州季先楊德廣
趨滁濠李全要其歸路以傅翼監軍數日孝忠捷至珪屢破
金人遂與先及全趨安豐李全挾僕散萬忠以歸金人不敢
窺淮東者六七年諸軍在漣水山陽者既衆涉分珪孝忠夏
全爲兩屯李全軍爲五砦用陝西義勇法涅其手合六萬人
汰三萬有奇正軍常屯七萬餘使主勝客朝廷歲省費十三
四涉遣李全取海州復密濰王琳以寧海州歸遂收登萊二
州青州守張林以濱棣淄州降又取濟沂等州恩博景德邢

洛等十餘州相繼請降涉傳檄中原擢制置副使兼京東河
北節制金十餘萬衆犯黃州淮西帥趙善湘請援于朝涉遣
李全赴之金人破黃陷新安慶甚危全馳至遂定與京湖制
置使趙方犄角連戰俱勝遣彭義斌等追至下灣渡盡掩金
人于淮趙珙得玉印朝廷喜行慶賞涉遺書彌遠謂天意隱
而難明人事切而易見當思今日人事尙未有可答天意者
昔之患不過亡金今之患又在北邊宜亟圖之彌遠不憚而
擢李全節度使涉言盜賊血氣正盛官職過分將有後憂彌
遠不以爲然涉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
至於不可勸耶涉時已疾值金人大入強起視事金將時全

孝甚可用
余令郎不
肯何

合連字木魯答哥率細軍及衆軍三道渡淮涉以合連善戰命張惠當之惠金驍將所謂賽張飛者歸宋金人殺其妻所部花帽軍有紀律惠率諸軍出戰自辰至酉金人大敗答哥溺死陷失大半細軍喪者二千人涉以所獲京河版籍及金銀牌銅印之屬上于朝卒

孟宗政

孟宗政絳州人嘉定十年權棗陽軍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傅城宗政掘溪坑防地道敵穿窬才透施毒烟烈火鼓鞞以熏之金人窒以濕氈從下剗土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

築偃月城翼傅正城溪坑倍伍五日成金人摘強兵著厚鎧鐵面濕氈濡葦蒙火山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炤金將於後以拒馬揮刀迫其軍使前自斫至是死傷踵接梯橋盡燬金人乘順風渡濠飛脂葦燒戰棚宗政激將士血戰金兵死者千餘射其都統殪王大任領銳卒二十冒重圍轉鬪至城下内外合勢會天反風士氣大振突入金營自晡至夜半金人橫尸徧地奪其銅印十有六訛可棄帳走獲輜重牛馬萬計捷至升武功大夫制置司以湖陽縣迫近檄宗政圖之宗政一鼓而拔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除荆鄂都統制仍知棗

陽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數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威振境外金人呼為孟爺爺俄病卒

張威

張威成州人為沔州都統制嘉定十二年金人犯成州興元都統制吳政戰死李貴代政走武休金人破武休遂陷興元又陷大安軍利州路安撫使丁焞聞金人深入遣書招威救蜀又檄忠義總管李好古北上捍禦好古出魚關與統領張彪遇以彪棄迷竹關斬之彪威弟也威聞彪死按兵不進焞謂僚佐曰吳政身死李貴復敗金人所憚惟威而好古擅殺其弟今可無好古不可無威罪好古擅殺斬之遣書速威救

蜀威感激夜半調發鼓行而前破金人于金斗鎮復遣石宣襲大安軍大破之金人之來也擇兩齒馬及精兵凡三千人至是殲焉俘其將巴士魯金人宵遁興元叛兵張福莫簡作亂以紅帕蒙首號紅巾隊焚利州殺總領楊九鼎破閬果入遂寧游騎在潼漢界將窺成都制置司遣威提精兵六千人自劔絲至廣漢賊自遂寧入普州茗山威進兵圍之絕其糧道禽福等戮之賊平西夏來約夾攻金人宣撫安丙命威與利帥程信興分道並進威言金人尚彊夏人反覆未可輕動丙不聽諸將至鞏州無功而還是歲卒威臨陣戰酣精采愈奮兩眼皆赤時號張鵬眼威立淨天鵝旗以自表每戰不操

他兵有木楛號紫大蟲圍而不刃長不六尺揮之掠陣敵皆靡荆鄂多平川廣野威曰是彼騎兵之利也鐵騎一衝吾步卒技窮矣乃以意創法名撒星陳分合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騎兵至則聲金一軍分為數十簇金人隨而分兵則又鼓而聚之倏忽之間分合數變金人失措然後縱擊之以此輒勝紀律嚴整兵行罕聞其聲每與百姓避路買食物則賈倍於市

汪若海

汪若海字東叟歙人靖康元年金人再犯京師康王起兵相州若海上書樞密曹輔請立王為大元師擁兵鎮撫河北以

倚金人之後則京城之圍自解輔大喜以其書進欽宗用為參謀遣如康王所宰相何栗執異議不果遣二帝北行袖書投粘罕請存趙氏謁康王於濟州謂神器久虛異姓僭竊宜蚤即位以圖中興補修職郎高宗即位以張浚宣撫川陝議未決若海曰天下如常山蛇勢秦蜀為首吳越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迺往見浚極談終日浚大驚辟以自隨以親老辭通判沅州謫英州道出臨川節制江夏軍馬李允文擁眾數十萬跋扈不用朝命朝廷命招討張俊屯江西參謀官湯東野與若海故遇之喜甚謂曰李允文懷反側非君莫能開其自新若海

即馳往論以成敗逆順允文感悟即舉軍東下若海復為書招其黨張用曹成李宏馬友王林等同歸朝廷用率眾二十萬解甲效順曹成疑貳有他志若海移書責之夜宿王林軍帳以計得林軍印奪其眾五千人翌日成遂遁若海遺宏書使刺成以自歸宏圖成而力不勝遂刺馬友來歸若海以林眾五千人歸俊俊凱旋軍容愈盛若海嘗言為國家者當化盜賊為我用不可失英雄為國患因獻平寇策朝廷采用之其後李宏為劉忠所并劉忠為韓世忠所破曹成降湖湘遂安通判辰州紹興九年知道州陛辭上曰久不見卿卿向安在時方經畧中原將用若海而若海死矣

孫逢吉字從之龍泉人登進士第為吏部侍郎朱熹在經筵持論切直小人不便潛激上怒中批與祠逢吉在講筵吏請曰今日某侍郎輪講以疾告孫侍郎居次請代之逢吉問講義安在取觀之則講詩權輿篇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與逐朱熹事相類逢吉欣然代之講因於上前爭論甚苦上曰朱熹言多不可用逢吉曰熹所言皆正未見其不可用寢失上意會彭龜年論韓侂胄專僭出補郡逢吉上疏曰道德崇重陛下所敬禮者無若朱熹志節端亮陛下所委信者無若彭龜年熹既以論侂胄去龜年復以論侂胄黜臣恐賢者

皆無固志，陛下所用，俱庸鄙儉薄之徒，何以立國？侂冑惡之，侂冑專國，一日從臣扈從重華宮，上行禮畢，駕輿，扈從出宮門，上馬，忽傳呼侂冑至，扈從者却入，歛板甚恭，逢吉曰：「既出，復人揖朝廷之禮，當如是耶？」不揖而去。出知太平州卒，謚獻簡。第逢年逢辰，皆有文學行義，時稱孫氏三龍。年皆其苦士。

與諫
不同班

豈將啓途迎合，而苟爲留身之計乎？除左司諫，寧宗卽位，遷侍御史。上曰：「諫官多言，趙汝愚、卿等謂何？」同列謾無可否，頴奏：「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容易進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無聽其去，不報。御史劾頴阿黨，罷太學生周端朝等，伏闕辨汝愚被誣，且謂章頴言發於忠，而遭斥逐，端朝等皆被罪，侂冑誅，遷刑部侍郎，方黨論之興，朱熹遺頴書曰：「世道反覆已足流涕，而握其事者，怒猶未已，未知將安所至極耶？」然宗社有靈，公論未泯，異日必有任是責者，非公吾誰望耶？」卒，謚文肅。

李宗勉

史章

卷之二十一

七

李宗勉字彊父富陽人第進士權兵部郎官言欲人謀之合莫若通下情人多好諂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上既壅塞下亦欺誣則成敗得失之機理亂安危之故將孰從而上聞哉不聞則不戒待其事至乃駭而圖之抑已晚矣端平元年改尙左郎官上言及楮幣宗勉請自乘輿官掖下至百司庶府覈其冗蠹者節之歲省十萬則十萬之楮可捐歲省百萬則百萬之楮可捐也行之既久捐之益多錢楮相當所至流轉則操吾贏縮之柄不在楮矣拜監察御史時方謀出師宗勉言今朝廷士卒未精銳資糧未克衍器械未犀利城壁未繕修于斯時也守備猶不可而欲進取可乎

諸法至論

借曰今日得蔡明日得海又明日得宿毫然得之者未必可守萬一變生倉猝將何以濟世之所陳豈曰外患終不可平土宇終不可復哉亦欲量力以有爲相時而後動耳願詔大臣愛日力以修內治合人謀以嚴邊防節冗費以裕邦財招彊勇以壯國勢仍飭沿邊將帥毋好虛名而受實害左控右扼毋失機先則以逸待勞以主禦客庶可保其無虞若使本根壯固士馬精彊觀釁而動用兵未晚已而師潰宗勉言昔之所慮者在當守而冒進今之所慮者在欲守而不能何地可控扼何兵可調遣何將可捍禦何糧可給餉皆當預作措置又言內降之敵曰王府后宅之官僚戚里庵寺之恩賞綸

元臣所作
元也宋史
之事皆指
言戰守
月金亡
平九年

故常隱言之

史紀 卷之二百六十九
綽直下不經都省竿牘陳請時出禁廷此皆大臣所當執奏夫先事而言見幾而諫不可謂之專善則行之否則止之不可謂之專命出君上政歸中書不可謂之專苟以專權為嫌不以救過為急每事希旨迎合迨其命令已下闕失已彰然後言事之人從而論列之其累聖德亦多矣况言之未必聽聽之未必行乎進左司諫言均房安蘄光化等處兵禍甚烈然江面可藉以無憂者猶有襄州今又告變矣襄州失則江陵危江陵危則長江之險不足恃昔之所慮猶在秋今之所慮祇在旦夕江陵或不守則事迫勢蹙必有危亡之憂悔將何及拜殿中侍御史時淮西制置兼沿江制置副使史嵩之

兼知鄂州就鄂建牙宗勉言荆襄殘破淮西正當南北之交嵩之當置司淮西則脈絡相連可以應援邈在鄂渚豈無鞭不及腹之慮若云防江為急欲藉嵩之於鄂渚經理然齊安正與武昌對如就彼措置防托則藩籬壯而江面安矣所謂欲保江南先守江北也當別擇鄂守徑令嵩之移司齊安詔近臣條陳邊事宗勉率合臺奏蜀之四路已失其三成成都隔絕莫知存亡諸司退保夔門未必能守襄漢昨失九郡今郢破荆門又破江陵孤城何以能立兩淮之地人民奔逃井邑丘墟嗚呼危哉陛下誠亟下哀痛之詔以身率先深自貶損服御飲宴一從簡儉放後宮浮食之女罷掖庭不急之費止

錫賚絕工役出內帑儲蓄以風動四方然後勸諭戚畹世臣隨力輸財以佐公家之調度分上流淮西淮東爲三帥而以江淮大帥總之或因今任或擇長才分地而守聽令而行以公私之財分給四處俾之招潰卒募流民之彊壯者以充游兵以補軍籍仍選沿流諸郡將士爲捍禦之圖猶可支吾不然將水陸俱下大合荆楚之衆擾我上流江以南震蕩矣或謂其勢彊盛宜於講和欲出金縢以奉之是抱薪救火空國與敵矣進工部侍郎兼給事中復言陛下憂勤於路朝之頃而入爲宴安所移切劘於廣廈之間而退爲便佞所惑不聞減退宮女而嬪嬙已溢於昔時不聞褒錄功臣而節鉞先加

於外戚不聞出內貯以犒戰士而金帛多靡於浮費陛下之舉動人心所視以爲進退者也陛下既不以爲憂則誰復爲陛下憂擢諫議大夫言求諫非難而受諫爲難受諫非難而從諫爲難苟聞之不以爲戒玩之不以爲信卒使危言鯁論無益於世用無裨於時危其與拒諫者相去一間耳進簽書樞密院事時王穉復求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宗勉言輕諾者多後患當守元約可也然比之開禧時物價騰踴奚啻倍蓰矣史嵩之開督府力主和議宗勉言嵩之職在督戰如收復襄光控扼施澧招集山砦保固江流皆今所當爲若所主在和則凡有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意必至虛捐歲月坐失事

或得甚是
但諸生上
書豈是常
行之事不
在位而謀
取犯孔子

功拜左丞相兼樞密使趙汝騰稱宗勉為公清之相致事卒
謚文清
劉黻字聲伯樂清人入太學臺屬丁大全劾丞相董槐迫逐
去國將奪其位黻率同舍生伏闕上書言朝廷進退大臣當
以禮送南安軍安置大全貶黻還太學待御史陳垓誣劾程
公許右正言蔡榮誣劾黃之純黻率諸生上書言高宗紹興
之詔謂臺諫風憲之地年來用人非據與大臣為友黨且甘
為鷹犬聽其指嗾宰相所不樂者外若示以優容而陰實願
指臺諫以去之臺諫所彈擊者外若不相為謀而陰實奉承

宰相以行之方公許之名也天下皆知獨斷於宸衷及公許
之來也天下亦知嘗得罪於時宰豈料陛下之恩終不足恃
宰相之嗔竟不可逃耶陛下萬機之暇試以公許之純與垓
榮等熟思而靜評之其言論孰正孰邪孰忠孰佞雖中智以
下之主猶知判別是非况以陛下明聖而顧不察此我朝無
大失德於天下而乃有宣靖之禍夫豈無其故哉始則邪正
交攻終則是非倒置不至於黨禍不止向使劉安世陳瓘諸
賢尚無恙楊畏張商英周秩輩不久據臺綱其禍豈至此烈
古語云前車覆後車戒今朝廷善類無幾心懷姦險者則以
文藻飾佞舌志在依違者則以首鼠持圓機宗社大計孰肯

明日張膽爲陛下伸一喙者其勢必至於空國無君子舉朝無公論無君子無公論脫有緩急彼一二儉人者陛下獨可倚仗之乎自昔大奸巨孽投閑散地惟覘朝廷意向以圖進用之機元祐間章惇呂惠卿皆在貶所自呂大防用楊畏爲御史初意不過信用私人牢護局面不知小人得志搖唇鼓吻一時正人旋被斥逐繼而章惇復柄用雖大防亦不能安其身於朝廷之上今右轄久虛姦臣垂涎有日矣正陛下明察事機之時若公論不明正人引去則遲回展轉鈞衡重寄必歸於章惇等乃止今日之天下豈堪此輩再壞耶又諫游幸曰天下有道人主以憂勤而忘逸樂天下無道人主以逸

樂而忘憂勤自昔國家又安四夷賓服享國日久侈心漸生若漢武帝之單于震讐而有千門萬戶之觀唐明皇之北邊無事而有驪山溫泉之幸至於隋之煬帝陳之後主危亡日迫游觀無度不足效也比年以來以幸爲利以玩爲常有輕視世故眇忽天下之心單于未嘗震讐而有武帝多欲之費耗北邊未嘗無事而有明皇宴安之鴆毒自十數年間創龍翔創集慶創西太一而又示之以游幸導之以禱祠蠱之以虛誕不經之說積久慣熟牢不可破誰得而正之且西太一之役佞者曰太一所臨分野則爲福近歲自吳移蜀信如祈禳之說西北坤維按堵可也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

敗降者相繼。福何在耶。大凡人主不能無過。脫有過舉。宰執侍從當言之。給舍臺諫當言之。所以引君於當道者也。今陛下未爲不知道。未爲不受言。宰執以下緘默而不言。其心豈以此爲當而不必言哉。直以陛下爲不足言也。署昭慶節度掌書記咸淳三年。拜監察御史。論內降恩澤曰。臣聞出納朕命。載於書。出納王命。詠於詩。不專言出而必言納者。蓋以命令繫朝廷之大。不能皆中乎理。於是出而復有納焉。夫官爵陛下之官。爵三省陛下之三省。所謂同奉聖旨。則是三省之出命。卽出陛下之命也。豈必內批而後爲恩。緣情起事。以義制欲。某事當行。其事當息。具有條貫。何不自三省行之。其

權說妙

有未穆於公論者。許令執奏。顧不趨歟。政事由中書則治。不由中書則亂。天下事當與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得私也。九年試吏部尙書。十年丁母憂。明年江上潰師。丞相陳宜中起復。鞞爲端明殿學士。不至。賈似道死。宜中謀擁二王由温州入海。以兵逆鞞。共政。將遜相位。鞞託宗祀於弟成伯。遂起。及羅浮而病。初宜中夢人告之曰。今年天災流行。人死且半。服大黃者生。繼而疫癘大作。服者果不死。及鞞病。宜中令服之。竟卒。其配林氏舉家蹈海。未幾海上事亦瓦解矣。

王居安

王居安字資道。黃巖人。舉進士。擢右司諫。劾韓侂胄竊弄威

柄妄開邊隙自兵端一啓南北生靈壯者死鋒刃弱者填溝壑海內騷然人怨神怒物議沸騰而侂胄箝制中外罔使陛下聞知宦官官妾皆其私人莫肯爲陛下言者與吳曦結爲死黨授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罪將誰歸侂胄數年之間位極三公列爵爲王外則專制二府之權內則窺伺官禁之隙姦心逆節具有顯狀朝廷儻不明正典刑何以昭國法何以示敵人何以謝天下今誠取侂胄肆諸市朝是戮一人而千萬人獲安其生也右丞相陳自強素行污濁老益貪鄙徒以貧賤私交自一縣丞徑至宰輔姦險附麗黷亂國經乞追責遠竄以爲朋邪誤國者之戒侂胄旣誅疏言古今之治本亂

階更爲倚伏以治易亂則反掌而可治以亂治亂則亂去而復生人主公聽則治偏信則亂如用人稍誤是一侂胄死一侂胄生也趙彥逾與樓鑰林大中並名居安言鑰與大中復用天下蒼生之福彥逾不可與之同日而語彥逾以趙汝愚不與同列政地遂啓侂胄專政之謀汝愚之斥死彥逾之力居多則彥逾者汝愚之罪人也陛下乃使與二人者同升不幾於邪正並用乎疏已具有微聞者除日夜下遷起居郎爲諫官才有十八日旣供職直前奏曰陛下特遷臣柱下史者豈非欲臣不得言耶二史得直奏事祖宗法也遂極論彥逾之奸又言臣爲陛下耳目官諫紙未乾乃以逆權要徙他職

不得其言則去臣不可復留帝為改容御史中丞雷孝友論其越職罷官太學諸生舉幡乞留出知隆興府盜羅世傳起郴州黑風峒勢張甚命居安節制江池軍駐廬陵督捕群盜平居安賞厚罰明將吏盡力始終用以賊擊賊之策故兵民無傷者徙鎮襄陽罷歸閑居十有一年嘉定十五年遷工部侍郎時方受寶中朝相賀居安言輿地寶玉之歸蓋思當時之所以失理宗卽位提舉崇福宮卒

崔與之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少卓犖有奇節廣人繇太學舉進士自與之始知新城縣歲大歉有彊發民廩者與之執為首者

折手足以徇金遷于汴授與之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金人入境宰相遣與之書俾議和與之曰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望邊民米麥已盡輸藏野無可掠諸軍與山砦併力勦逐勢必不能久駐况東海漣水已為我有山東歸順之徒已為我用一旦議和則漣海二軍若為區處山東諸豪若為措置望別選通才以任和議金人既退和議亦寢時將廢兩淮制置命兩淮帥臣互相為援與之曰兩淮分任其責而無制閫總其權萬一有警果能疾馳相救乎制閫俯瞰兩淮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閫則事事稟命朝廷必稽緩誤事矣為秘書少監成都帥董居誼以贖貨為叛卒所

逐蜀大擾以與之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盡護西蜀之師與之開誠布公兼用吳蜀之人拊循將士人心悅服先是安丙納夏人之請會師攻秦鞏而夏人不至遂有崑郊之敗踰年夏人復攻金遣百騎入鳳州邀守將求援與之使都統李冲告之曰通問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若邊民或有相傷則失兩國之好矣宜歛兵退屯夏人遂不敢言金萬戶呼延棧等來歸與之納之金人自是不敢窺興化初蜀盛時四戎司馬萬五千有奇開禧後安丙裁去三之一嘉定損耗過半比與之至馬僅五千與之移檄茶馬司許戎司自於關外收市嚴私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總司之給料不足者亦移檄

增給之又乞移大帥於興元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殖以防金人突至隔第關盤車嶺皆極邊號天險厚賞間探者動息悉知邊防益密初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蜀人思之肖其像於仙游閣以配張詠趙抃各三賢祠理宗卽位與之已棄官還廣矣端平初召爲吏部尙書數以御筆起之皆力辭金亡朝廷議取三京與之聞之頓足浩歎帝注想彌切拜叅知政事右丞相皆力辭乃訪以政事之罷行人才之用舍與之力疾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凋謝此殆不然惟陛下收攬大權歸之獨斷獨斷當以兼聽爲先倘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

又曰比年以來火災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凜凜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與之控辭至十有三疏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致仕卒年八十二封南海郡公謚清獻

洪咨夔

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第進士史彌遠死帝親政遷禮部員外郎帝問在外人物咨夔曰崔與之間居十年終始全德之老臣若趣其來可爲朝廷重真德秀魏了翁皆陛下所簡知當聚之本朝與王遂並拜監察御史咨夔感激知遇謂遂曰

朝廷不親權臺已久矣當極本窮源而論之乃上疏曰臣歷考往古治亂之原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則綱常不立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此八政馭群臣所以獨歸之王而詔之者必冢宰也陛下親政以來威福權柄收還掌握天下始知有吾君坐政事堂以治庶事天下始知有朝廷大權大政亦畧舉矣元首旣明股肱不容於自惰然中書之弊端有四一曰自用二曰自專三曰自私四曰自固願陛下於從容論道之頃宣示臣言俾大臣克初志而加定力懲往轍而圖方來以仰稱勵精更始之意帝嘉納之京湖以完顏守緒骨來獻時相侈大其事咨夔曰金亡當告

史記 卷之二百六十九
九廟歸諸祖宗德澤此朽骨葬之大理寺可也今與強敵爲鄰抱虎枕蛟事變叵測顧可侈因人之獲使邊臣論功朝臣頌德陛下知慕崇政受俘之元祐獨不見端門受降之崇寧乎不從上在位踰一紀國本未立咨夔乞擇宗室子養之併爲濟王立後擢給事中求去知端明殿學士卒

許奕

許奕字成子簡州人寧宗親擢進士第一遷起居郎諫官王居安傅伯成以言事去職奕上疏力爭之又因災異申言曰比年上下以言爲諱諫官無故而去者再矣以言名官且不得盡况疏遠乎夏旱詔求言奕言當以實意行實政不可責

償于禱祠之間而已墮至都城然後講酺祭孰非王土及畿內而始懼不至輦下則終不以爲災乎又曰權臣之誅下至閭巷謹聲如雷蓋更化之初人有厚望久而無以相遠也此謗讟之所從生出知瀘州安撫使安丙新立大功讒忌日聞宰相錢象祖出謗書問奕奕曰士不愛一死而困於衆多之口亦可悲也奕願以百口保之象祖艱然曰公悉安丙乎適宇文紹節宣撫京湖還曰紹節願以百口信許奕之言於是異論乃息知潼川府提舉崇福宮遺表曰自念本非衰病初染微痾當湯熨可去之時臣諱疾而不治及鍼石已窮之後醫束手而莫圖請言膏肓所致之由大抵脉絡不通之故以

口亦可悲也

寓諷諫云卒贈通議大夫

陳君仁

陳君仁字安行興化人舉進士爲軍器監主簿言立國須定規模陛下非無可致之資而規模未立孝宗不擇曰朕未嘗不立規模居仁曰陛下銳意恢復繼乃通和和戰守三者迄今未定孰爲規模耶九年進祕書丞言文武並用長久之術陛下獎進武臣深得持平救偏之道然未得智謀勇畧之士或多便佞輕躁之徒將復有偏勝之患矣知徽州治行爲天下第一秩滿入見言法久則易玩事久則易怠惟有以儆其觀聽則千萬年猶一日也請繕類隆興以來寬恤詔令申加

戒飭又言歸正忠順過於優渥而遇戰士反輕此曹出萬死策勲今老矣添差已罷廩稍半給乞旬于市軍士解體宜加優恤以終始念功之意堅後生圖報之心帝嘉歎會駕大閱白石卽命再添差兩任衣糧全給三軍呼舞樞屬闕員方進擬帝曰豈有人才如陳君仁而可久爲郎乎卽授樞密院檢詳文字權中書舍人言恩惠不及小民名爲寬逋負實以惠頑民耳名爲赦有罪實以惠姦民耳又論君人之道貴在執要今陛下親細故而忽遠猷事末節而忘大體願舉綱要以御臣下省思慮以頤精神知鄂州提舉太平興國官卒

劉漢弼

劉漢弼字正甫上虞人舉進士為侍御史史嵩之久擅國柄帝患之漢弼密奏曰自古未有一日無宰相之朝今虛相位已三月矣願奮發乾綱力去陰邪庶可轉危而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名善類不可得矣臣聞富弼之起復止於五請蔣芾之起復止於三請今嵩之既六請矣願聽其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帝意遂決命范鍾杜範並相百官舉笏相慶亡何卒太學生蔡德潤等伏闕上書以為中毒云

史緯卷二百六十九終

史緯卷二百七十

宋史五十三

列傳

杜範

杜範字成之黃巖人舉進士端平元年授軍器監丞言陛下親覽大政兩年于茲今不惟未覩更新之效而或者乃有浸不如舊之憂夫政弊必有原救弊必有本積三四年之蠹習浸漬薰染日深日腐有不可勝救者其原不過私之一字耳陛下宜懲其弊原使私意淨盡顧以天位之尊而或藏其私憾天命有德而以濫於私予天討有罪而或制於私情左

右近習之言或溺於私聽土木無益之工或侈於私費隆禮
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溫辭色以納諫而行之惟艱此陛下
之私有未去也和衷之美不著同列之意不孚紙尾押敕事
不預知同堂決事莫相可否集議盈庭而施行決於私見諸
賢在列而密計定於私門此大臣之私有未去也君相之私
容有未去則教條之頒徒爲虛文近者召用名儒發明誠意
正心之學有好議論者乃從而詆訾訕笑之陛下一惑其言
卽有厭棄儒學之意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係
願以其講明見之施行拜監察御史奏褻者權臣所用臺諫
必其私人約言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

綱蕩然風俗大墮陛下親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斥
去奸邪然廟堂之上牽制尙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暫
行丐祠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
彈墨尙新而已擬除目沙汰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風
采昔之振揚者日以銷鑠朝廷紀綱昔之漸起者日以敗壞
理宗深然之範奏九江守何炳年老疏寢不行範再奏曰衰
老之守未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阻臺諫之言猶
可也至於陛下之旨匿而不行此豈勵精親政之時所宜有
哉丞相鄭清之大怒上章乞去範自劾言宰相之與臺諫官
有尊卑而事關一體但當同心以爲國豈容以私而害公行

史記 卷之二十七
之者宰相言之也。臺諫行之者，豈盡合於事宜，言之者，或未免於攻訐，此特當事古者大臣欲扶持紀綱，故必崇獎臺諫，聞有因言而得罪者矣。未聞有諱言而含怒者也。曩者柄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陛下更新庶政，而臺諫皆出於親擢，若宰執不欲臣言其親故，鉗其口，奪其氣，則與曩者之用私人，何以異？乞賜之罷黜，時清之安，邀邊功用，師河洛，兵民死者十數萬，資糧器甲，悉委於敵，邊境騷然，範率合臺論其事，清之愈忌之，改太常少卿，範言今日之病，莫大於賄賂交結之風，各位已隆者，賈左右之譽，以固寵，宦遊未達者，惟梯級之求，以進身，邊方帥臣黃金不行於反間，而以深刺朝廷，厚賜

不優於士卒，而以交通勢要，以致賞罰顛倒，威令慢褻，罪者拒命而不行，棄城者巧計以求免，下至禁旅驕悍難制，陛下毋以小恩廢大誼，毋以私情撓公法，嚴制宮掖，不使外言得以入於闔，禁約閹宦，不復壬人，得以售其姦，元兵徇江陵，範乞屯兵蘄黃，以防窺江，且令沿江帥臣兼江淮制置大使，以重其權，令淮西帥臣急調兵撥糧，以援江陵，拜殿中侍御史，言臣嘗冒耳目之寄，輒忤宰相，陛下委曲調護，今又使居向者負芒之地，豈以臣絕私比，而其言猶有可取耶？抑以臣巽懦之資，易於調護，而欲使之備數耶？昔人主之於諍臣，非樂而聽之，卽勉而從之，否則踈而遠之，未聞有不用其言

而復用其人者，陛下自端平親政以來，召用正人以振臺綱，未幾而有委曲調護之弊，其所彈擊或牽制而不行，其所斥逐復因緣以求進，臣於入臺之初，固已力言之，不惟不之革，而其弊滋甚，甚至節貼而文理不全，易寫而臺印無有中書，不敢執奏，見者爲之致疑，不意聖明之時，其弊一至於此，陛下以其言之不可用，又從而超遷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爲仕途之捷徑，陛下但知崇獎臺諫爲盛德，而不知阻抑直言之爲弊政，則陛下外有好諫之名，內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虛而可以益實哉！時襄蜀俱破，江陵孤危，兩浙震恐，範言清之橫起邊釁，幾危宗祀，及其子招權納賄，私用朝廷錢帛，以

貨外國，併言簽書樞密院事李鳴復與史寅午、彭大雅以賄交結，曲爲之地。鳴復旣不恤父母之邦，亦何有陛下之社稷？帝以清之潛邸舊臣，鳴復未見大罪，未卽行。範不入臺，帝促之，範奏：「鳴復不去，臣安敢入。」經筵鳴復抗疏自辨，言臺臣論臣不知所指何事，豈以臣嘗主和議耶？聖恩幸未斥退，有可安國家利社稷，當死生以之，去則無家可歸，惟有扁舟五湖耳。範極言其寡廉鮮耻，旣而合臺劾之，太學諸生亦上書攻之。鳴復將出關，帝遣使召回，範復與合臺奏，鳴復爲宰執，與史寅午、彭大雅謀蒙上聽，以圖相位。臣近言其交鬪邊臣，以啓嫌隙，妄言和戰，以肆脅持，其自辨之章，以蜀旣破，蕩欲泛

舟五湖，又以安國家利社稷自任，不知鳴復久居政府，有何
安利之策，欺君罔上，無所不至。如臣等言是乞即行之，所言
若非早賜罷斥，改起居郎，範奏臣論鳴復，未見施行，忽拜左
史，則是所言不當。姑示優遷，臣嘗奏臺諫，但爲仕途之捷徑，
初無益朝廷之紀綱。躬言之，躬蹈之，臣之罪大矣。即渡江而
歸，鳴復亦出守越。嘉泰二年，知寧國府。四年，還朝，言旱暵薦
臻，人無粒食，楮券猥輕，物價騰踊，行部之內，氣象蕭條。左浙
近輔，殍死盈道，流民充斥，未聞安輯之政，剽掠成風，已開弄
兵之萌。是內憂既迫矣。新來北兵，乘勝而善鬪，中原羣盜，假
名而崛起，擣巴蜀，據荆襄，擾淮堧，近又由夔峽，以瞰澧鼎，疆

場之臣，肆爲欺蔽，勝則張皇而言功，敗則掩覆而不言，脫使
乘上流之無備，爲飲馬長江之謀，其誰與捍之？是外患既深
矣，人主上所事者，天下所恃者，民近者，天文示變，妖彗吐芒，
方冬而雷，旣春而雪，海潮衝突於都城，赤地幾徧於畿甸，是
不得乎天，而天已怒矣。邊場死於干戈，內地死於饑饉，父子
不相見，夫婦不相保，怨氣盈腹，謗言載路，亂心一萌，何所不
至。是不得乎民，而民已怨矣。內憂外患之交，至天意人心之
俱失，陛下能與二三大臣安居於天下之上乎？陛下亦嘗思
所以致此否乎？蓋自曩者權相陽進，妾婦之小忠，陰竊君人
之大柄，以聲色玩好，內蠱陛下之心術，而廢置生殺，一切惟

其意之所欲爲。以致紀綱陵夷。風俗頹靡。軍政不修。邊備廢缺。凡今日之內憂外患。皆權相三十年醞成之。如養護癰疽。待時而決耳。端平號爲更化。而居相位者非其人。無能改於其舊。敗壞汙穢。殆有甚焉。而聖意惶惑。方且不以彼爲讐。而以爲德。不以彼爲罪。而以爲功。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而變怪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失。而怨叛形矣。陛下敬天有圖。緝熙有記。使持此一念。振起傾頽。宜無難者。然聞之道路。謂警懼之意。祇見於外朝視政之頃。而好樂之私。多縱於內庭燕褻之際。名爲在賢才。而左右近習。或得而潛間。政出於中書。而御筆特奏。或從而中出。左道之蠱惑。私親之請託。蒙蔽

陛下之聰明。轉移陛下之心術。而陛下不知也。時範去國四載矣。帝撫勞備至。權吏部侍郎。久旱。範言陛下廟膺寶位。餘二十年。災異譴告。無歲無之。至于今。而益甚。陛下求所以應天者。將止於減膳徹樂。分禱羣祀而已乎。抑當進此而反求諸躬乎。夫不務反躬。悔過而徒覲天怒之釋。天下寧有是理。欲望陛下。一灑舊習。以新天下。出宮女。以遠聲色。斥近習。以防蔽欺。省浮費。以給國用。薄征歛。以寬民力。且儲貳未立。國本尙虛。乞選宗姓之賢者。育之宮中。而教道之。又言銓法之壞。中書既有堂除。復時取部缺。以徇人情。士大夫既陷賊濫。乃不經推勘。而輒改正。凡此皆徇私忘公之害也。復上疏曰。

天災旱暵，昔固有之，而倉廩匱竭，月支不繼，升粟一斗，其增未已，富戶淪落，十室九空，此又昔之所無也。甚而闔門饑死，相率投江，里巷聚首，譏議執政，軍伍諍語，所不忍聞。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京城，衆大之區，浙西稻米所聚，而赤地千里，淮民流離，襁負相屬，欲歸無所，奄奄待盡，使邊塵不起，尙可相依苟活，萬一敵騎衝突，彼必奔迸南來，或相携從敵，因爲之鄉導，巴蜀之覆轍，可鑑也。竊意陛下宵旰憂懼，寧處弗遑，而宮中宴賜，未聞有所貶損，左右嬖嬖，未聞有所放遣，貂璫近習，未聞有所斥遠，女冠請謁，未聞有所屏絕，朝廷政事，未聞有所修飭，庶府積蠹，未聞有所搜革，秉國鈞者，惟私情之徇。

主道揆者，惟法守之侵，國家大政，則相持而不決，司存細務，則出意而輒行，命令朝更而夕變，紀綱蕩廢，而不存無一事之不弊，無一弊之不極，陛下盍亦震懼自省，詔中外臣庶，思當今急務，如河道未通，軍餉若何，而可運，浙右旱歉，荒政若何，而可行，財計空匱，糴本若何，而可足，流徙失所，遣使若何，而可定，敵情巨測，邊圉若何，而可固，各務悉力盡思，以陳持危制變之策。拜吏部侍郎，中書舍人，極言宴賜不節，修造不時，玩寇縱欲，數事權兵部尚書，淳祐二年，擢同簽書樞密院事，丞相史嵩之外，示寬谷內實忌之。四年，遷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鳴復叅知政事，範不屑與鳴復共政，去之。帝遣中使

為永相
似可有為
大而終無
大建立時
不可為也
壽春之役
被撐得任
勝清之輩
矣範為相
僅八十日
或云為嵩
之所毒傳
不載

召回且敕諸城門不得出範太學諸生上書留範請斥鳴復
嵩之嵩之令諫議大夫劉言之等論範範遂行會嵩之遭喪
謀起復不果於是拜範右丞相範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
當出於中書勿使旁蹊得竊威福曰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
限使宮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隨所長用之而久於其職毋
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閣衛不當
為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
自貴近始省封樁國用出入之數而補窒其罅漏求鹽筴楮
幣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又請早定國本以繫人心孟珙
握重兵久居上流朝廷疑其難制範入相珙以書來賀範復

之曰古人謂將相調和則士豫附自此當相與同心徇國右
以智術相籠架非範所屑為也珙大感服範請撥堂除闕歸
之吏部以清中書之務人皆以為不便太學生亦上書言之
帝以示範範曰三四年權臣柄國以公朝爵祿而市私恩
取吏部之闕以歸堂除太學諸生習於見聞乃以近年之弊
政為祖宗之成法如以臣言為是上下堅守則謗者息矣法
既行赴選調者無淹滯合資格者得美闕眾論乃定元兵大
入五河絕中流置營柵且以重兵綴合肥令不得相援為必
取壽春之計範命揚鄂二帥各調兵東西來應以提聞計功
行賞莫不曲當軍士皆悅未幾卒謚清獻

觀杜範奏疏知宋事大壞於理宗

楊簡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舉進士，授富陽主簿。陸九淵道過富陽，簡就問之，中有所契，遂定師弟之禮。常平使者朱熹丞相史浩薦之，除知樂平縣興學訓士。諸生聞其言，有泣下者。邑人以訟為耻，路不拾遺。為國子博士，會逐丞相趙汝愚，簡上書辨之，謫主管崇道觀。嘉定元年，授祕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知温州，有私鹽五百為羣，過境內，分司幹官檄永嘉尉及水砦兵捕之。巡尉不白郡簡，具之節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命也。應斬，即建旗。巡尉庭下，召劊手兩行，夾立郡

僚盛服立西序，數其罪將斬之。郡僚交請，久乃得釋。遂奏罷分司，遷駕部員外郎兼實錄院檢討。金人大饑，來歸者日千萬計。邊吏臨淮水射之，簡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中土故民出塗炭，投父母，今拒而殺之，蘄脫死，乃速得死，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哉？」上奏不報。會有疾，請去，提舉鴻慶宮。理宗即位，封慈溪男，致仕卒。咸淳間，制置使劉黻即其居作慈湖書院。

張處

張處字子宓，慈溪人。舉進士，遷國子博士。時金垂亾，處論天下之治必有根本，城郭所以禦敵也，使溝壑有轉徙則何敵之能禦，糧儲所以備患也，使原野有餓莩則何患之能備。今

祖宗以南
渡後言宋
至此求如
高孝時不
得矣

日之吏能知守邊之務者多。而能明立國之意者少。繕城郭、聚糧儲、恃此而不恤民，則其策下矣。以早求言，上疏曰：上天之心，卽我祖宗之心。數年以來，蓋有爲祖宗所不敢爲者。凡祖宗之時，幾舉而不遂，已行而復寢，始以人言而從，終以國計而回者，今皆處之不疑矣。凡祖宗長慮卻顧，所以銷惡運、遏亂原、兢兢相與守之者，皆變於目前利便快意之謀矣。議者惟知衰靡之俗，不可不振起也；圯壞之風，不可不整刷也；抑不知振起整刷之術，最難施於衰靡圯壞之後。何者？元氣已傷，而不可再擾；大命方蘇，而不可駭動也。夫造楮本欲便民，乃以一定之價，迫之使從，郡縣之間，遂騷然矣。監司郡守

老成寬厚者，悉屏而不用，而取新進喜功名者爲之。見事則風生，臨事則痛決，政未及行，而根本已脫，國未有益，而民生已困。此旱之所以彌甚也。遂著作佐郎處轉對曰：言戰則當知彼，言和則當請於彼。惟守則自求諸己而已。當明告天下，講求所以守禦之策，用人不可以嘗試，任人不可以見疑。朝廷慮獨任之難勝，彼此互分，不相扶持，人得抗衡，莫有稟屬制置，但存虛器，便宜反出多門，蓋議論貴一，而今則病乎雜政，體貴合，而今則病乎分也。端平初，爲國子司業，八陵來復，朝議修奉，論者以敵未可信，處曰：當乘此時，遣官肅清威儀，申祇奉故事，如或爲其所給，功未能就，亦足以感動天下忠

臣義士之心升國子祭酒以爲月令之書雖出於呂不韋然人主後天而奉天時此書不爲無助權工部侍郎卒

吳昌裔

吳昌裔字季永中江人舉進士拜監察御史上疏曰今朝綱枉撓言及親故則爲之留中論及私昵則爲之訖了事有空礙則節帖付出情有嫌疑則調停寢行今日遷一人曰存近臣之體明日遷一人曰爲遠臣之勸屈風憲之精采徇人情之去留士氣銷喪下情壅滯非所以糾正官方扶助國脉也又言今大昕坐朝間有特不視事之文私第謁假或有時不入堂之報上有耽樂恬逸之漸下無協恭和衷之風內則廢

御懷私爲君心之蠹外則子弟預事爲朝政之累遊言噂沓寵賂章聞欲蕭勺太和得乎又論三邊之事曰今朝廷之上百辟晏然言論多於施行浮文妨於實務后族王宮之冗費列曹坐局之常程羣工閑慢之差除諸道非泛之申請以至土木經營時節宴遊神雷祈禳大禮錫賚藻飾治具無異平時至於治兵足食之方修車備馬之事乃缺畧不講因援靖康之弊痛哭言之爲大理少卿李鳴復讒之出叅贊四州宣撫司軍事人曰此李綱救太原也太原不可救特以綱主職故出之耳昌裔曰君命也襍被出關中道病甚帝聞之改嘉興府昌裔曰舍遠就近舍危就安人其謂我何辭至四五言

者論以避事改婺州加集英殿修撰卒謚忠肅

汪綱

汪綱字仲舉，黟縣人。提舉淮東常平，言平江積米，陳陳相因，至數百萬。久而紅腐，宜視其收貯久近，取餉輦下百司諸軍。江上歲餉當至京者，貯之京口金陵，以轉漕。兩淮出陳積，新不至於敗壞，無用制置使訪綱備禦。孰先綱言，兩淮自昔號財賦淵藪，西有鐵冶，東富魚稻，足以自給。淮右多山，淮左多水，足以自固。誠能合兩淮為一家，兵財通融，聲勢合一，雖不假江浙之力可也。祖宗盛時，邊郡所儲足支十年。慶曆間，中山一鎮尚百八十萬石，今宜上法先朝，令商旅入粟近塞而

請錢貨於京師，其納官贖罪者，守之以信，則輸者必多。邊儲不患不豐，州郡禁兵本非供役，乃就糧外郡耳。今不為戰鬪用，乃使之供力役，緩急戍守，專倚大軍，指日待更，不安風土。豈若土兵生長邊地，墳墓室家，人自為守，邪當精擇伉壯，廣其尺籍，悉隸御前軍額，分擘券給，以助州郡衣糧之供。則邊面不必抽江上之戍，江上不必出禁衛之師，生券更番勞費俱息矣。擢總領淮東軍馬財賦，時邊面多生券，山東歸附，月饒錢糧，錢增三十三萬緡，米增六萬石。真楚諸州又新招萬弩手，皆仰給總所。綱區畫處分，賴以不乏。紹定元年，召赴行在，綱言臣下好利之心，甚於狗義，為身之計，過於謀國。媮情

退縮奔競貪黷相與爲欺宜有以轉移之權戶部侍郎卒綱
機神明銳遇事立決在越佩四印文書山積能操約御詳治
事不過二十刻公庭如水小官下吏一言中理慨然從之

陳宓

陳宓字師復俊卿子也少登朱熹之門熹器異之嘉定七年
監進奏院宓言宮中宴飲無節賜予非時一人蔬食而嬪御
不廢於擊鮮邊事方殷而椿積反資於妄用此宮闈儀刑有
未正也執政擇易制之人臺諫用緘默之士貪吏靡不得志
廉士動招怨尤此朝廷權柄有所分也敗軍之將躡躑殿巖
庸鄙之夫久尹畿輔宿將有守禦之功以小過而貶三牙無

汗馬之勞託公勤而擢此政令刑賞多舛逆也若能交飭內
外一正紀綱天且不雨臣請伏面欺之罪丞相史彌遠不悅
遷軍器監簿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
言貴乎直陛下臨政雖勤而治功未舉奉身雖儉而財用未
豐愛民雖仁而實惠未徧良由上下相蒙務於欺蔽屢奏囊
封陛下任近臣差擇是有意於行其言也而有司惟取專攻
上躬與移咎牧守之章騰播中外以荅觀聽今赤地千里蝗
飛蔽天猶諱以旱不爲災蝗不害稼其他罔誣抑又可知臣
故曰人主之德貴乎明凡侍從建議則以他事逐諫官言事
則以他職徒忠憤者指爲不靖切直者目曰沽名衆怨所萃

歷觀數傳
拘滯板拙
殊乏流動
之氣史家
下乘也

史綱 卷之二百一十
則相繼超升物論所歸則以次疏外某人之遷是嘗重人罪
以快同列之私忿者某人之擢是嘗援古事以文邇日之天
變者直節重望以私嫌而久棄老姦宿賊以巧請而牽復舉
錯失當而人心不服臣故曰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平居未
嘗立異遇事不敢盡言有如金人再通最關國體近而侍從
下至生徒莫不力争與禪廟算獨於言責不出一辭輦轂之
下乾沒巨萬莫之誰何州縣之間罪僅毫髮撫以塞責大臣
所欲爲之事則遂之所不右之人則排之仁宗時有宰相奉
行臺諫風旨之譏今乃有臺諫不敢違忤中書之謂豈祖宗
設官之初意哉臣故曰臺諫之言貴乎直三者機括所繫願

學下幡然悔悟昭明德以照臨百官大臣臺諫宜公心直節
以副望治之意出知南康軍詣史彌遠別彌遠曰子言甚切
當第愚昧不能行殊有愧耳致仕卒

高定子

高定子字瞻叔知沔州稼之弟也舉進士知緜州元兵穿鳳
州塞破武休下興元軍校張鉞潰入文州殺守臣楊必復將
自龍趨緜以闚成都安撫使黃伯固檄定子措置文龍備禦
定子部分諸軍扼青塘嶺鉞就擒已而劔南大震定子戒吏
胥曰潰軍不過欲得錢糧爾吾將盡發本州之藏與截諸司
之綱爲朝廷扞蔽全蜀我去汝等可殺我汝等逃吾斫汝頭

矣命都監陳訓傳令招潰卒人給緡錢五千米一石定子令
帳下卒衣甲於兩廡以俟諸軍陳兵至定子坐堂上傳令勞
苦之諸軍皆拜諸將來上謁定子慰安之因問汝等何爲至
此曰制置使未知存亡諸軍無主定子曰大帥不過暫移治
爾苟終不獲我當爲汝曹主張諸將曰敵將會于此盍避之
定子曰我文官也不畏死汝軍官也世世衣食朝家乃欲避
敵乎我守臣死則死于此爾今汝曹皆集敵至能戮力出戰
是立功報國之機不猶愈於深入內郡爲罪滋大乎衆悅而
退乃遣吏給犒如令亾何敗將和彥威陳邦佐等集于彰明
剽掠尤甚邦佐入州大言曰知府何不去和太尉麾下兵二

萬餘欲來駐此今至矣定子曰本州素非駐防之地都統以
兵入欲何爲者第來吾固有以相待邦佐色沮云太府招散
軍人給錢米若干今所部二萬餘人願如數得之定子曰本
州所給者乃潰軍就招免罪之人都統所部非潰也若以此
例相給其肯受乎彥威甚慙乃乞別給錢糧以犒軍定子卽
捐四十萬緡與之趣其還戍召入奏事時史彌遠執國柄定
子入對曰陛下優禮元勳俾得以弛繁機而養靜壽朝廷得
以新百度而革因循不亦善乎人爲定子危之越兩月乃除
刑部郎中轉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遷司農卿言天變日多地
形日蹙昔有危胍今有危形昔有亾理今有亾證帝竦然以

資政殿學士致仕卒

高斯得

高斯得字不妄，稼之子也。舉進士，遷秘書郎，宰相史嵩之起復淳熙六年正月朔日有食之，斯得上封事言大姦嗜權巧營奪服，陛下當奮獨斷而罷退之。諫憲之臣交疏其惡，或請投荒裔，或請勒休致。陛下苟行其言，亦足昭示意向，渙釋羣疑。乃一切寢而不宣。歷時既久，人言不置。然後黽論旨，委曲誨姦，俾於襲經之時，妄致掛冠之請。因降祠命，苟塞人言。又有姦人陰爲之地，是以譌言並興，善類解體。謂聖意之難測而大姦之必還，莽卓操懿之禍將有不忍言者。知嚴州移

湖廣提點刑獄，攸縣富民陳衡老以家丁糧食資疆賊，劫殺平民。斯得簿錄其家，衡老叩吳自性厚賂宦者言於理宗曰：斯得願進緡錢百萬，易近地一節。理宗曰：高斯得硬漢，安得有是。改禮部郎中，左司徐霖見斥，帝慮給事中趙汝騰爭之，乃徙汝騰翰林學士。汝騰聞命引去，斯得言：汝騰一世之望，宗老之重，飄然遠引，陛下遂棄之，有如弁髦。中外驚怪，將見賢者力爭不勝而去，小人踴躍增氣而來。陛下改紀數月，初意遽變，臣深惜之。時言得失者衆，當事者惡之，謂空言徒亂人聽，無補國事。斯得言：諸臣之言，上則切劘聖主，下則砥礪大臣，內則摧壓姦，外則銷遏寇虐，願以爲無補於實政乎。

空言之譏、好名之說、欲一網君、而盡去之、其言易入、其禍難言、此君子去留之機、國家安危之候、不可不深留聖慮者也、改祕書監、彗星見、上封事曰、陛下專任一相、虛心委之、果得其人、宜天心克享、災害不生、而庚申己未之歲、大水爲災、浙西之民、死者數百千萬、連年旱暵、田野蕭條、物價翔躍、民命如綫、今妖星突出、其變不小、若非大失人心、何以致天怒如此之烈、似道匿不以聞、度宗卽位、擢起居舍人、兼侍講、進讀時、於人心得失、天命去、必反復陳之、出知建寧府、度宗崩、陳宜中入相、以權兵部、書召斯得、痛國事、帖危、疏言、誅姦臣、以謝天下、開言路、以回天心、聚人才、以濟國事、旌節義

以屬懦夫、竭財力以收散亾、忠憤激烈、進簽書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元兵下饒州、江萬里赴水死、贈太傅、斯得言、贈恤之典、當度越故常、以風厲天下、遂加贈太師、又言、通判池州趙卯發死節、恩賞太薄、乃加贈待制、臺諫徐直方等論、似道誤國之罪、乞安置嶺表、簿錄其家、丞相留夢炎庇護、似道止、令散官居住、斯得謂、散官則安置、追降官分司、則居住、祖宗制也、夢炎語塞、夢炎乘間罷、平章事王爚併罷、斯得於是宋亡矣、

唐璘

唐璘字伯玉、古田人、舉進士、擢監察御史、臺史至璘、皇駭趨

避不敢詣闕。母問其故，璘曰：「官須爲朝廷爭是非，或廷上
意恐爲大人累。」母曰：「而第盡言，吾有而兄在，勿憂。」璘乃就職。
召對緝熙殿，言天變而至於怒，民怨而幾於離，海宇將傾，天
下有不可勝言之慮。陛下謂此何時縱欲累德，文過飾非，疏
遠正人，狎暱戚宦，濁亂朝政，自取覆亡。宰相用時文之才爲
經世之具，不顧民命，輕起兵端，不度事宜，頓空國帑，委政厥
子，內交商人，賄塗大開，小雅盡廢，瓊嬾媼敢預邪謀，視國
事如俳優，以神器爲奇貨，都人側目，朝士痛心。蓋正無將之
誅，以著不忠之戒。崔與之操行類楊綰，雖修途暮景，力不逮
心，而命下之日，聞者興起，喬行簡頗識大體，朝望稍孚，而除

宰相鄭清
也

授偏私事多遺，忘宜擇家相，贊宗子，濟民育物，以慰父母之
望。毋使天變愈極，人心愈離也。上爲改容，又請號召土豪，經
理荆襄，亟擇帥臣，安集淮西。帝嘉納之，又論鄭清之妄庸，誤
國。其子士昌招權納賄，拔庸將爲統帥，起賊吏爲守臣，鄭性
之懦而多私，黨庇姦庸，臣嘗蒙薦舉國事至此，不敢顧私。李
鳴復諂鄭，損得薦入朝，適清之議，張天綱之獄，迎合從輕，遂
擢臺。又結史寅午，得登政府，乞行誅竄，會杜範以論鳴復
去，璘遂旬外知嘉興府。時邊事急，置四察訪使，璘分建康、太
平、池州、江西。璘揭榜馬前，咨以部中利害，申戒土豪團結漁
戶、水手、茶鹽舟夫、蘆丁，悉備燎舟之具，人人思奮，選將總舟

兵以耀敵檄太平宿設戰具防采石撥和糴續生券奏撥總
領所錢二十萬緡以助江防之費軍聲大振尋知廣州江淮
旱議下廣東和糴璘言公家赤立糴本無所辨究且白取於
民臣恐召釁重朝廷多事之憂上章乞致仕帝思見之命入
對擢太常少卿丁內艱璘哀毀不食卒

沈煥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舉進士充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高宗
山陵百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供給不暇煥言於安撫使鄭
汝諧曰國大戚而臣子宴樂自如安乎汝諧移書御史請明
示貴近以喪紀本意使哀戚之心重則羨舍菲食自安不煩

彈劾而需索絕矣於是支費頓減迺判舒州卒常曰晝不愧
妻子夜不愧夢寐始可以言學

曹彥約

曹彥約都昌人舉進士爲利路轉運判官沔州都統制王大
才驕橫制置使董居誼曲意奉之彥約以蜀之邊面諸司並
列兵權不一微有小警舉奏紛然理財者歸怨於兵弱握兵
者歸咎於財寡乃作病夫議獻之宰執曰古之臨邊求一賢
帥而盡付之兵權兵權專則事體重而號令一今廟堂之上
患士大夫不奉行詔令惡士大夫不恪守忠實故雖舉而用
之又以人叅之雖以事權付之又從中御以繫維之致使知

事者不敢任事。畏事者常至失事。卒有緩急，各持已見，兵機財計互相歸咎。昔秦隴之俗，以知兵善戰聞天下。自吳氏世襲以來，握兵者志在於怙勢，不在於尊上；用兵者志在於誅貨，不在於息民。本原一壞，百病間出。至副帥已叛而宣威不覺，四郡已割而諸將不知。更化之後，逆黨雖誅而土俗人心其實未改。任軍官而領州事者，易成藩鎮之權；起行伍而立微効者，漸無階級之分。由阜郊以至宕昌，則隴西天水之地，其忠義民兵，利在戰鬪，緩急之際，固易鼓率。若其恃勇貪利，犯上作亂，則又不獨吳氏而已。苟不正其本原，磨之以歲月，漸之以禮義，未見其可也。今日之領帥權者，必當近邊境，必

當擁親兵，必當領經費，必當寬用度。至於忠義之兵，須擇有德義者，以爲統率。彭詩禮者，以爲教導，如古人所謂教民而後用之也。今議不出此，乃欲幸勝，以爲功。苟安以求免，誤天下者，必此人也。朝論不以爲然，差知寧國府居亾，何蜀邊被兵，內有張福莫簡之變。彥約之言，乃驗。理宗卽位，擢兵部侍郎。言陛下求言之詔，惟恐不逮。然外議致疑，以爲明言文武似或止於搢紳，泛言小大，恐不及於韋布。引而伸之，在一命令之間耳。授兵部尙書，力辭。知常德府，陛辭言下情未通，橫歛未革。帝曰：其病安在？對曰：臺諫專言人主，不及時政。下情安得通？包直公行於都城，則州郡橫歛，無可疑者。提舉崇福

宮卒謚文簡

范應鈴

范應鈴字旂叟豐城人舉進士爲金部郎官言今以朝行幕改之規模欲變累年上翫下慢之積習以悠悠內治之弊政欲圖一旦赫赫外攘之大功公論不出於君子而叅以逢君之小人紀綱不正於朝廷而牽於弄權之闈寺人稱讜直兼尙左郎官奏曰國事大且急者儲貳爲先陛下不斷自宸衷徒眩於左右近習之言轉移於宮庭嬪嬙之見失今不圖姦臣乘夜半片紙或從中出忠義之士束手無策矣帝爲之動容授湖南轉運判官兼安撫司上疏謝事不允一旦籍府庫

核簿書處大官事及家務纖悉不遺曰生死命也平生學力正在今日帥別之傑問疾應鈴整冠肅入言論如平常之傑退儻然而逝

蔣重珍

蔣重珍字良貴無錫人進士第一遷校書郎嘉定十七年行都火應詔曰昔周勃今日握璽授文帝是夜卽以宋昌領南北軍霍光今年定策立宣帝而明年稽首歸政今臨御八年未聞有所作爲進退人才興廢政事天下皆曰此相意一時恩怨雖歸宰相異日治亂實在陛下焉有爲天之子爲人主而自朝廷達於天下皆言相而不言君哉天之所以火

痛切
彌遠浩子
設引之

宗廟火都城者。殆以此臣所以痛心者。九廟至重。事如生存。而徹小塗大。不防於火之未至。宰相之居。華屋廣袤。而焦頭爛額。獨全於火之未然。亦足以見人心陷溺。知有權勢。不知有君父矣。他有變故。何所倚仗。陛下自視。不亦孤乎。昔史浩兩入相。才五月。或九月。即罷。孝宗之報功。寧有窮已。顧如此。其亟何哉。保全功臣之道。可厚以富貴。不可久以權也。上讀之。感動為秘書郎。言隱蔽君德。昔咎故相。故臣得以專詆。權臣昭明君德。今在陛下。故臣得以責難。君父乞召真德秀。魏了翁用之。帝曰。人主之職。無他。惟辨君子小人。對曰。小人亦指君子為小人。此為難辨。人主當精擇人望處之。要津正論。

日聞則必知君子小人情狀矣。兼崇政殿說書戒。永事勿以白務積精神。以寤上意。每草奏。齋心盛服。有密啓。則手書削。橐關洛師大。劔復進兵。重珍言。若耻敗而欲勝之。則心不平。而成忿氣。不平而成怒。生靈之命。豈可以忿怒用哉。遷起居郎。以疾求去。知安吉州。守刑部侍郎。致仕。卒。謚忠文。

歐陽守道

歐陽守道。字公權。吉州人。少孤貧。兄嫂蚤喪。兄子演。五歲多病。浚生甫數月。守道三十。未有室。貧不能僱乳母。日夜抱二子。泣里巷。憐之。舉進士。授秘書省正字。安南國王。陳日照傳位其子。求封太上國王。下省官議。守道言。太上者。漢高帝以

尊其父累朝未之有改若賜詔書稱太上國王非便南越尉
佗嘗自稱蠻夷大長老正南夷事也禮方伯自稱曰天子之
老大夫致仕自稱亦曰老自蠻夷言之則有尉佗之故事自
中國言之亦方伯致仕者之常稱漢有老上單于之號易太
以老或去上字存太字今官制有三太三少太宰少宰太所
以別於少也謂父爲太則子爲少矣太以尊言則太后太妃
太子太孫以卑言則太史太卜太祝樂太師太圜上下所通
用也以言事罷與祠少傅呂文德舉之差通判建昌軍以書
謝宰相曰史稱大將軍不薦士今薦士矣而某何以得此於
大將軍哉異時或者謂其放廢無聊託身貴人虧傷國體寧

得而解願仍賦祿足矣遷著作郎平

孟珙

孟珙字璞玉宗政之子也理宗卽位權神勁左右軍統制珙
白制置司剗平堰于棗陽溉田十萬頃元迫金主守緒于蔡
州檄珙屯鄂討金唐鄧行省武仙仙與武天錫及鄧守移刺
瑗相犄角欲迎守緒入蜀犯光化鋒剽甚天錫鄧人乘亂聚
衆二十萬爲邊患珙逼其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
首以獻復擊破金兵于呂堰瑗奉書請降遂入鄧州順陽申
州皆降仙將劉儀領壯士二百來降珙詢知其虛實遣盧秀
執黑旗帥衆入砦金人不疑爲宋軍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

掩殺殆盡。是夜壯士楊青、王建等擣王子山砦，護帳軍酣寢，建入帳中，斬金小元帥首，復出師馬蹀，遣樊文彬攻其前門。成明等邀截西路，殺戮山積。師還至沙窩，與金人遇，大捷。是日三戰三克。未幾，丁順又破默候里砦。珙謂儀曰：「此砦既破，板橋石黨必震，汝能爲我招之乎？」儀曰：「晉德與王顯安威，故舊招之必來。迺遣德行儀請使婦人偽逃，歸懷招軍榜以往。威顯見德，叙情好甚歡，卽日降。珙料武仙必上岵山頂窺伺，令樊文彬前設伏。後遮歸路，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大潰。薄暮，珙進軍小水河，約以侵晨攻石穴九砦。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時也。」策馬

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力戰九砦俱破。武仙遁去，降其衆七萬，獲甲兵無算。還軍襄陽，轉江陵，副都統制攻蔡州。進追柴潭，奪樓而上。金人飾美婦人以相蠱殺之。遂拔柴潭樓，進逼上門。端平元年正月，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韉敗，鼓皆糜煑。以老弱互食，諸軍熬油爲砲，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斬敗軍以食，故欲降者衆。珙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珙帥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競登，大戰城上，降其丞相烏古倫栲栳，殺其元帥兀林達。門開，執其叅政張天綱。珙問守緒所在，天綱曰：「城危時，取寶玉寘小室，環以草，號泣自經，曰：『死便』」

火我煙燄未絕，珙得守緒骨。金謚寶玉帶，金銀印牌還軍襄陽。詔黃州駐劄，元兵攻襄陽，隨郢荆門守將皆委郡去江陵。危急，詔珙援之。珙先遣張順渡江，以全師繼之。元兵分兩路，一攻復州，一在監利縣編筏窺江。珙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破砦二十四，還民二萬。嘉熙元年，授鄂州諸軍都統制。元將忒沒鐸入漢陽境，口温不花入淮甸，蘄舒光州守臣以州降。合三郡之兵來攻黃。珙指畫戰守，卒全其城。陞制置使兼知岳州。詔珙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饗，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檄江陵節制司擣襄郢。珙指授方畧，發兵深入，復郢州，又復荆門。軍三

言復襄陽
而不言復
門之所以
受詔以黃
州襄陽之
非其罪

年復信陽軍，復樊城，遂復襄陽。珙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為難。以事力之不給也，襄樊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軍，以襄郢歸順人隸之。光化既復，息蔡遂降。元將塔海帥師入蜀，號八十萬。珙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張舉提兵間道抵均州防遏。珙兄璟知峽州，調軍迎拒于歸州。珙弟璋選精兵二千駐澧州，防施黔路。珙條上流備禦，宜為藩籬三層，乞制副司於夔，任涪南以下江面。責為第一層，備鼎豐為第二層，備辰沅靖桂為第三層。峽州松滋各屯萬人，舟師隸焉。歸州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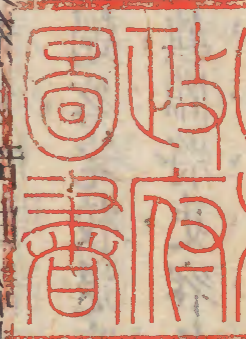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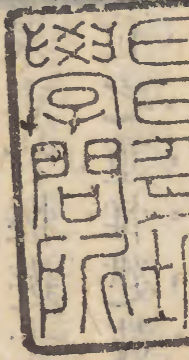
史綱 卷之二百一十一
三千人、禹澧辰沅靖各五千人、郴桂各千人、如是則江西可保、會謀知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順陽、乃遣張漢英出隨、任義出信陽、焦進出襄、分路撓其勢、遣王堅潛兵燒所積船材、度元必因糧於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拜四川宣撫使、制置使陳隆之、與副使彭大雅不協、交劾於朝、珙曰、國事如此、合智并謀、猶懼弗克、而兩司方勇於私鬪、豈不愧廉藺之風乎、馳書責之、二使大慚、珙嘗曰、不擇要地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大興屯田、訓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秭歸、尾漢口、爲屯二十、爲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權開州梁棟

以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以徇、封漢陳公、珙言沅之險不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措置、而靖尤急、今三州粒米寸兵、無所從出、此京湖之憂一也、江防上自秭歸、下至壽昌、亘二千里、自公安至峽州、灘磧凡十餘處、隆冬水涸、節節當防、兵諱備多、此京湖之憂二也、今尺籍數虧、旣守灘磧、又守關隘、此京湖之憂三也、陸抗有言、荊州國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郡、當傾國、之、若非增兵八萬、併力備禦、雖雖白復生、無所展巧、今日事勢大畧相似、利害至重、淳祐四年、兼知江陵府、詔分兵三千備齊安、珙言黃州與壽昌五江口隔一水耳、須兵卽度、何必預遣、先一日則有一日之費、無益

有損萬一上游有警我軍已疲非計之得也五年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自城以東古嶺先峯直至三汊無所限隔乃修復內隘十一處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遠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價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而民不知役珙鎮江陵兄璟帥武昌樞密調兵五千赴廣西珙移書執政曰大理至邕數千里部落隔絕今當擇人分布州郡使之分治生夷險要形勢隨宜措置計不出此而聞風調遣空費錢糧無補於事不聽元將大納臣江陵遣楊全伏兵荆門以戰

珙先期諜知達於樞密檄兩淮爲伊兩淮不知也襄蜀蕩析士無所歸蜀士聚於公安襄士聚於郢渚珙作公安南陽兩書院以没入田廬隸之使有所教養請帝題榜賜焉元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以所受告爲質珙白於朝不從珙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病革乞休授檢校少師致仕終於江陵贈太師吉國公謚忠襄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與叅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語折衷衆志皆愜遊士過客老校退卒一以恩意撫接咸不知其名位之重惟建鼓旗臨將吏容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遠貨色絕滋味其學邃於易六十四卦各繫

四、名、禁、心、易、資、通、佛、學、自、號、無、庵、居、士、壹、州、永、西



金、不、亦、軍、中、與、孫、主、精、曲、命、毒、言、人、人、異、其、余、以、其、端、泮、矣、
卦、絲、然、工、刻、觀、太、剛、吉、西、公、益、物、變、無、與、其、歸、與、文、余、既、
十、年、亦、谷、中、原、人、合、志、不、克、林、矣、流、筆、子、林、變、納、妹、心、神、煙、
葉、用、吉、密、嚴、判、疑、以、洩、受、吉、為、贊、延、白、城、曠、不、能、想、燻、日、三、
昔、謂、以、受、入、田、蠶、絲、之、卦、亦、洩、燻、着、精、帝、張、勢、顯、焉、武、臣、肖、
士、無、洩、韞、置、士、乘、成、公、安、襄、士、乘、成、惟、前、想、林、公、安、南、縣、兩、
想、次、陳、精、時、致、成、誅、密、燻、兩、部、為、兩、部、不、映、少、襄、置、蕙、世、

